

蕉風

療養院

劉前度譯

附中篇文叢一冊

照明彈

君紹

檻外的黑豹

金沙

我與白話文

謝冰瑩

法庭內外

洪亮

牆

憂草

八角亭裡的一夜

原上草

賣田地

梁園

我們應有的瞭解

莊重

本期要目



每份三角(中篇文叢不另收費)

5201
3600.

116

編者的話

藝術創作是一種卓然獨立的工作，它必須超越一切物質的誘惑，排斥一切權力的干預，只有在自由思維和自由表達的情形下，藝術家才能創作優秀的作品。這一期，莊重先生在「我們應有的瞭解」的一篇短文內，就馬華文壇的一些現狀，闡明了上述的真理，實在值得馬華文藝工作者反省和深思。孫源在「不能再袖手旁觀」中，沉痛的呼籲社會人士重視和關懷文學工作者；這是許多人的心聲；有些人說作為馬華文學工作者是不幸的，他們面臨的困難多，獲得的鼓勵少，這種說法並非言過其實，我們深深的希望本刊的讀者能首先以實際行動來響應孫源的呼籲；馬華文壇能趨向繁榮和蓬勃，最先得益的是我們這一羣讀者，為人爲己，我們都該支持本邦的文學工作者。

有些讀者建議我們除了努力扶植青年作者外，更應建立一種良好的批評風氣，藉此來提高青年作者的創作水準，這是個十分高明的建議，我們原則上完全接受，深盼作者和讀者能賜寄有關稿件。

一年來，我們花了不少的心力來介紹西方的現代文學，有人以爲我們是「狹隘」的「西方現代文學」派，其實不然，只要是沒有人譯介過的優秀文學作品，不管是「現代」的或「古典」的，不管是「西方」的或「東方」的，我們都樂意推薦給讀者。譬如本期的中篇小說「療養院」，原作者毛姆是爲現代派作家和批評家所排斥的，然而我們認爲這篇「療養院」確是深具藝術價值的作品，這是一個不可抹殺的事實，所以，仍以大量的篇幅來刊載它。該文譯者劉前度先生是本邦的有名翻譯家，他答應繼續爲本刊譯介西洋文學名作，編者特此，向他致謝忱。

久陷於沉寂的詩壇，最近有趨向活躍的徵象。在編者看來，詩作者不僅是恢復生氣，而且在作品的質方面，都有令人欣喜的成就，譬如本期金沙的「檻外的黑豹」、林方的「蠟炬」、羊城的「迷惘之歌」、張力的「飛瀑」，都是相當有份量的詩作。但望詩作者能繼續努力。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法庭內外(小說).....	洪 亮(13)
我們應有的瞭解(小論).....	莊 重(3)	我與白話文(散文).....	謝冰瑩(16)
不能再袖手旁觀(小論).....	孫 源(3)	綠色的夢(詩).....	林 綠(17)
歡迎春天的使者(小論).....	俞 安(4)	迷惘之歌(詩).....	羊 城(17)
賣田地(小說).....	梁 園(5)	歌女(小說).....	集 文(18)
檻外的黑豹(詩).....	金 沙(6)	阿蕾與橡籽(小說).....	季河沙(20)
蠟炬(詩).....	林 方(6)	飛瀑(詩).....	張 力(21)
八角亭裡的一夜(散文).....	原上草(7)	世紀末(小說).....	李崇陽(22)
海派作風(小說).....	趙 同(9)	我和海的樂曲(詩).....	戴清壽(23)
牆(散文).....	憂 草(12)	照明彈(散文).....	君 紹(封底)

附 中 篇 文 叢 一 冊

療 養 院.....劉前度譯

我們應有的瞭解

。重 莊。

在某些人的概念中，「馬華文學」是一個專有名詞；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馬華文學」是一個口號；我個人喜歡前者，而不贊成後者。

我認為，當我們提起「馬華文學」時，目的是給文藝作品一個分類，譬如我們把某些文藝作品歸入「英國文學」或是「北歐文學」或是「美國文學」，而我們也把某些文藝作品劃入「馬華文學」的範圍。怎麼樣的文藝作品算是一「馬華文學」呢？三月間，新加坡語文局召開一個馬來亞作家會議，在討論馬來亞文學的定義時，其中有三點重要的結論：一、馬來亞人創作的作品；二、表達馬來亞人的情感和思想意識的作品；三、描寫馬來亞人的生活的作品。這些定義下得相當得體，我認為馬來亞華人的作品能符合上述條件的，都能稱為「馬華文學」。

我們把文藝作品分門別類，目的是在於方便文的研究學工作；另一個意義，是給本邦的文藝工作者一個參考和鼓勵。

可是，某些人拾出「馬華文學」這塊堂皇的招牌，是別具用心的。請看看他們給「馬華文學」立下的定義：一、反映星馬華人的現實生活；二、反帝國主義；三、揭露社會黑暗；四、宣揚民主思想；五、團結亞非被壓害被奴役的各民族。除了對第一點，我沒有異議外；其他的各點，都足令我懷疑。在這兒，我們暫不去討論文學作品應否宣揚某一種思想和反對某一種主義的問題；但我必須提出：大多數的文藝工作者都認為文藝創作是一種獨立的工作，不應受任何力量的干擾，更不能作為政治集團的工具；這是一項不可置疑的真理。現在，我們回過來，看看這些人給「馬華文學」創立的定義；他們所謂的「反帝國主義」，看起來是正義懷然的，可是，明眼人都知道，他們所謂的「帝國主義」，是指某些家；至於「揭露社會黑暗」，說得相當「理直氣壯」，然而，我們又可以指出：一個事實：他們是在強調社會各階級層間的矛盾，鼓動階級鬥爭；關於「宣揚民主思想」，這個口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這「民主」所謂的「民主」是有問題的，他們是在掛羊頭賣狗肉，掛的是「民主」的幌子，賣的是別的貨色；再談到「團結亞非被壓迫被奴役的各民族」，在原則上，自無可厚非，可是，這一羣人高呼這個口號，是在配合某個政治集團的政策，他們的動機和目的又是令我們懷疑了。

我們只是粗略的作一個分析，便把這一羣人的美麗假面具戳穿，露出了醜惡的真面目。而且，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我們作進一步的討論的，他們給「馬華文學」擬定定義，並不是用來分類文藝作品，而是給一些文藝作者規定寫作的目標。這是本末倒置的行徑！文藝作品發揮的影響力量，不是在創作前擬定的，往往是在十分自然的情形下產生的後果，這是一個明確的道理。假如一定要給文藝作者定下什麼創作目標和範圍，那就是一把「刀」放在文藝作者的頭上（引用胡風的話），文藝創作的生命必遭無情的扼殺！

還有一些人對「馬華文學」抱的態度，也是值得我們研討的。這一羣人是熱情的，也是堅實的。熱情和堅實原是好的；可是，過份的熱情和堅實，却產生了弊害。他們熱愛馬華文藝，也尊重馬華文藝。他們認為唯有馬華文藝作品才適合馬來亞華人閱讀和欣賞，也認為凡是馬華文藝作品就必須被輕視和受到排斥。這是偏激的！馬華文藝作品在本邦當然應該受到重視，但外來的優秀文學作品也照樣必需受到我們的尊重；前者是基於情感和鼓勵的原因，後者則是牽涉到我們對文學作品的欣賞態度問題。我們喜愛馬華文藝，這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作者描寫的是我們生活的社會，表達的是我們的情感和思想；它使我們感到親切，也容易引起我們的心靈共鳴；自然，它是最能豐美我們的精神生活。然而我們都必須瞭解一個真理：文化是一個光輝奪目的環，它是由各種文化（每一個點）組成的；環中的每一個點發出光彩，互相輝映，互增鋒芒；如果，光環中的一點，脫離光環，自行發光，其光彩必較在光環中暗淡。所以，我們實在不該輕視或排斥外來的優秀文學作品，我們欣賞他人的作品，絕不是一長他人威風，減自己志氣，而事實上，我們是想從他人的作品中攝取更多的光彩，來增加馬華文藝作品的光彩，真正得到益處的還是我們自己。只要我們忠於藝術的良心，努力的耕耘，有一天，我們的文藝作品必然在文化的光環中大放異彩。

不能再袖手旁觀！

孫源

物質生活愈豐富，精神生活愈衰微；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現象。如何去填補精神方面的空隙，是我們今日面臨的重要課題。令我們感到可喜的是在物質的紛擾與誘惑中，仍不乏捨棄名利而為人類謀求精

神方面豐美的人們，他們不怕困難，不怕輕藐與凌辱，孜孜於從事精神生活的活動；這一羣精神工程師包括音樂工作者、藝術工作者、文學工作者……等。其中工作最勤奮，發揮影響力最大的要算是文學工作者。這情形，在一般國家如此，在我們馬來亞也是如此。然而，在馬來亞却有一種特殊的現象，文學工作者所得到的支持和鼓勵，都遠較其他國家為少。

在馬來亞，一份報紙的銷數能達一萬份，便沾沾自喜，可是，在彈丸之地的香港，許多報紙的銷數都數倍於這個數字。在馬來亞，一份雜誌的銷數超過五千份，便覺得十分難能可貴，可是，在日本，一份刊物銷數若不及五萬份，報販往往拒絕為它銷售。

在馬來亞，我們從來沒有聽過有獎勵文學工作者的機構，更沒有聽過有甚麼文學獎金的頒發。但在許多國家，政府或是社會人士，對於文學工作者的獎掖都相當盡力。

由於作品缺乏銷場，由於缺乏社會人士的鼓勵，馬來亞文學工作者的處境是十分困難的，許多作者滿懷着希望和熱情參加文學耕耘的工作，不久，却懷着失望和悲憤離開文壇；能够長期在文壇上努力耕耘的，為數少而又少；這是馬來亞文壇不能蓬勃和缺少優秀文學作品的主要原因。

馬來亞不乏熱心公益事業的社會人士，試看各階層人士熱心辦學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欽佩。然而，為甚麼大家對文學工作者抱着一種不問不問的態度呢？這着實令人感到驚奇。依筆者看來，最大的原因是過去一般人並沒有注意這方面的工作。

筆者深覺得社會人士再也不能對努力豐美人類精神生活的文學工作者抱袖手旁觀的態度了，我們應該盡我們的心力來鼓勵他們，支持他們！

歡迎春天的使者

俞安

祝「新潮」「荒原」「海天」的創刊

最近，馬華文壇呈顯一片初春的景象，一株株青綠色的幼苗開始在沃土萌芽。

我們聽到許多青年作者在召開文藝座談會，也讀到許多青年作者嚴謹創作的作品；在這個多彩的五月裡，我們又驚喜地看到三個青年作者自己斥資創辦的小型文藝月刊。這三個刊物先後於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面世；它們是「新潮」、「荒原」和「海天」。

據筆者所知，「新潮」是南馬的一羣青年作者創辦的，「荒原」的出版者是中馬一羣青年作者，「海天」則是北馬一羣青年作者合力經營的。這一羣青年作者大都是剛進社會的教育工作者，有的是尚在學校求學的學生；他們雖然年青，但他們在馬華文壇上都是辛勤的耕耘者；我們不難在星馬各大刊物上見到他們的作品。

這三個新面世的文藝刊物，都在刊首發表一篇「創刊詞」說明他們的努力目標和期望，綜合起來，他們的意見有下列數點：一，不滿於馬華文壇的荒蕪現狀，二，抗議某些編者對作者的壓抑和操縱，三，願出錢出力來開拓馬華文壇，四，希望聯繫所有的馬華文藝工作者，共同為馬華文壇的前途而努力。這幾點意見都很有中肯，也都很適當，尤其是第四點最為令人感動。文人間自相喜歡相輕，搞小集團，自相爭執，過去的馬華文壇，文人間的矛盾更為尖銳，如今，年青的一羣能斷然的革戒惡習，確是令人感到衷心欣慰。更使我們興奮的是這一羣可愛的青年作者不僅是在說漂亮話，而且是立即將言論付諸實現；我們在三個刊物上，都可以看到他們互相推薦介紹的文字，又在各刊物的「文訊」上，我們還可以看到他們互相推薦介紹馬華各集團各派系的文藝工作者所從事的工作；這正表明他們的立場的公正，和態度的磊落。

顯然，由於經濟的關係，這三個刊物的篇幅都有限；在「量」上，它們固然不够壯觀，在「質」方面，它們却並不遜色。說得直爽點，在馬華文壇上，它們都是很够水準的刊物，而筆者相信，它們的水準必然是逐期的在提高。

有人或者會懷疑我在過份的替這三個刊物說好話。這是一種荒謬的想法！試想想看，在此時此地，有一羣年青的人能挺身而出，創辦如此深具意義的事業，而在首次的工作上就有如此良好的表現，我們能不發出由衷的讚揚，和表露我們的敬佩之情嗎？不過，話說回來，我們對這三個刊物的讚揚和敬佩，並不表示它們的前途是平坦的、光明的；相反的，展開在它們面前的是一條漫長的、崎嶇難行的小徑，荆棘和野草阻礙它們的前進，此外，還有妖異和野獸在等待着傷害和殘殺它們；它們將遭遇種種的困難和重重的考驗。我相信青年作者在創辦這三個刊物之前，都已經考慮過這些問題，而且，他們都已作充份的準備，以便迎擊外來的侵害，和超越隨時面臨的試煉。

我們的文壇已經歷太多的秋季和嚴冬，我們都迫切地等待春天的來到，不管是作者是讀者，我們都應該全力支持這三個給馬華文壇帶來春天信息的刊物，我們要愛護它們，培植它們，願它們永存於文壇上，願它們開出更茂盛更甜美的花果！

賣田地

梁園



晚餐過後，父親才從外面趕回來。猛烈的敲門聲，顯示他情緒不大好。一向知道父親脾氣和威權的我們，靜靜地坐在靠牆的椅上，看事情的發展。

母親倒了一杯茶，送到父親手裏，投以溫和與懷疑的眼光。

「賣了！」父親狂喝完一杯茶，短促地說這一句，聲音顯得蒼老和悲哀。

「明天就得搬進城去？」母親緊接着問下去。

「我看還得耽擱上一兩天。價錢我都說好了，一依吉三百塊錢。明天早上他再來看一下，看樣子，晚上就可成交。一依吉三百塊錢，你說合適不合適？」父親說完後，坐在椅子上，有點氣喘。

「爸爸，你要把我們的樂園賣給別人嗎？」忽地裏爆發出三弟的詢問聲。

「爸爸，我答應你做個動力的孩子，每天替爸爸做工，只是爸爸別把我們的樂園賣了。」我也鼓起勇氣替三弟助陣。

爸爸還來不及回答，我們幾個弟妹已爭先恐後說出口裏的話。委實的，別的儘可以賣，唯獨田地不可賣。一旦把田地賣給別人，天下茫茫，何處可以安身呢？

「住口！」父親把桌子一拍，兩道威嚴的眼光把我們的抗議壓下去。

我偶然瞥見母親口裏蠕動着，像是有話對父親說，不過見到他盛怒的樣子，便只好三緘其口。

之後，父親搖着手，示意我們出去。

在門前的晒穀場上，我們兄弟姐妹都靜默起來，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心裏有說不出的沉痛。雖然圓圓的月亮，出現在山頭，我們也無心欣賞。

面前的水田，此刻是荒蕪了，靜靜地躺在月光下。「閉閣閣」的蛙鳴聲，和牆角草裏的蟲鳴聲，景色越覺得淒涼。

想到明天晚上，我們就要離開這塊可愛的樂園，而我們是生活在其中十多年之久，怎麼不令我們感到依依不捨。

母親拿出一把小椅子，到我們面前坐下。他叫三弟把上衣脫了，好讓她修補。在白天，母親要養雞養豬，煮飯做菜，委實沒有閒暇給我們縫衣裳。給人縫衣服，又沒有錢，所以，衣服穿得襤褸，也由得他去了。

藉着母親縫衣服的當兒，我們請求母親勸父親別把田地賣了，再苦一點，我們也願意忍受，也許明年是個大豐年呢！

母親低頭沉思了一會兒，才說：「我和你們的父親一樣，不願意把田地賣給別人，只是你們想一親，這兩三年來有那一年不是水災，虧蝕得得連血本也收不回；再說，我們養的豬，時時患

瘟疫，得不償失。我們一家十四口，又要吃，又要穿，光是出去，沒有進來，這日子怎樣了結？因此，你們父親主張把田地賣了，舉家搬進城市去，做小販也好，做賣雪糕的也好，總比僵居在鄉下好些。」

聽了母親的分析，我們衝動的頭腦有點清醒，只是對於田地越發覺得可愛，無論如何，不忍坐着看它賣去。

月光越發美麗可愛。黛綠的山頭，閃閃發光，帶我們進入幻想過去的快樂中。

在山腰下的叢林中，我們獵過山豬。用濕漉漉的泥土塗滿豬身，便生起火來烤。在「比比剝剝」的野火中我們吃着香噴噴的山豬肉。我們會獵過食糧的果狸，以及各種鳥兒。我們在叢林中，曾發現大堆的野生果樹。榴槤、紅毛丹、芒果、婆羅蜜等都有。

在荒蕪的水田中，我們流過不知多少的汗粒，雖然晚上來了一股山洪，把我們的希望化為烏有。但田裏有的是魚蝦。生魚、鱸魚、白魚，時時可以捕捉到。在田邊的堤上，我們可以垂釣，不然，到池塘裏沖一個涼，也是頂爽快的。

在此刻的月光下，如果不是為售賣田地而悲傷，我們儘可以高舉火炬，到田裏去捉青蛙。或把漁籠放在池塘的出口，明天早上，準又有了美滿的收穫。

我們不要緊，穿的衣服一點不要緊，住的是破爛簡單一點不要緊，我們的心裏是愉快和美的。唐，不想它去！但明天晚上，含着煙管踱出來，臉色相當沉重。他看了我們一眼，才壯起蒼老的聲音道：「我知道你們捨不得離開這塊土地，連我也是一樣。我在这塊土地上生活了三十五年，難道比你們生活的歲月更少嗎？不，不，不，我是深深愛上這塊土地的。可是，土地不能滿足我們生活上需要。這幾年來，水災和瘟疫整天佔據着這塊土地，不容我們生活下去了。因此，無論如何，我們要抑制這情感，把它售賣了，遠走到城市去找三餐飯！明天晚上，我們就得離開這裏了！」

父親一句一字地說完，顯得無限的淒涼，時而望着蒼天，時而望着田舍，時而望着我們，時而望着田園，不知把眼睛放在那裏才好。我們心裏更衝動，但又說不出話來。

忽然，三弟翻回頭去，狂奔。

朝向荒蕪的田裏，前面有個深幽幽的池塘，曾經有許多個善於游泳的人溺斃在那裏。於是，大家爲了三弟的安全，住他後面追，張開喉嚨高叫：「三弟回來吧！——福兒回來吧！」

然而，三弟好像聽不到，只顧往前跑。幸好大哥脚長矯健，好容易才把三弟截回去。三弟已是氣喘喘，臉色蒼白，口中還絮絮的說：「爸爸，千萬別把田地賣了！」

父親神情嚴肅，但聲音顫抖地說：「快回去，再商量！」

三弟不肯，意志堅決。

父親用盡威嚴，用盡勸告，三弟還是不聽，反而硬直直地說：「除非把我殺了，你們才能賣這塊土地。」

最後，母親伯三弟尋短見，忙勸着父親，我們也七嘴八舌幫她父親沒法，只好嘆了一口氣說：「可是，就讓它苦下去吧！我不售賣了！口氣說淨。」

於是，到了現在，我們的田地却售得乾乾淨淨。

檻外的黑豹

金沙

夙昔一個偉大的意志升起
我乃一黑豹 威勢馳騁於莽莽的林野
悠然 我於飛瀑聲中飲我欲飲之甘泉
而一個強烈的個性徐徐伸展 伸展
不在香氣勃勃的卉叢裡
寂寂的崗嶺間 營營的流水畔是我駐足之處
而我殘暴 極力毀滅不效用於我之一草一木
而我非弱者 敢於抗衡一切魄力較自身強大者
而我銳敏 易於攀爬一株枝幹腐朽的落葉樹
而我胆大 欲將一隻五百磅之巨鱷分屍
而我柔情 撫慰一個對我親切的同族

夙昔一個偉大的意志升起
我乃一黑豹 以銳利的眼睛窺透一座黑森林
急遽地 矯健地 我邁以沉穩的步履 以及
一副冰冷黑色的面容 懸掛着無限尊嚴
驟然停止 奔騰 周遭的事物均需迴避我
而我的行踪乃作無核心之運導 超越軌跡
而我倨傲 時作無理的憤怒 超越軌跡
一如引使一座火山之烈焰活葬一座城鎮
而我恒赫 時作無理的吆喝
一如英雄指使部屬 以一串粗燥的口語
而我橫行 欲囚禁同一宇宙生存的微弱者

夙昔一個偉大的意志升起
我乃一黑豹 筋肉充滿羅丹彫刻的深沉生命力
偶爾 探步於重山衆潤之間
引來一朵固體的风 而拒一萬個尊嚴於風之外
偶爾 我向遼廓炫耀我英雄般的豪邁情懷——
強烈地 如一朵憤怒的火焰點燃在曠際
深沉地 如一股暗流緩緩移動在海底

蠟炬

林方

神經質的 如一座死火山突然爆發
我以內聚力在靈思所及之沉沉天幕下
命諸旋轉一天烏雲
雷羣以白劍刺破長空
衆雨以透明箭射向大地
而我欲在晴天摘落寫蒼的星斗 以銳利的掌爪
吞噬太陽 以兇狠的姿態
翻倒汪洋 以傾身之力
而我的傾身之力沸騰 燃燒 流動 爆炸

黃昏裏的鐘聲加冕於教堂
餘音連接，如黃色玫瑰串成的花圈
黃玫瑰加冕於長廊的寂寞
一朵一朵，如虔心者的行列
白色的葉子一片一片凋零
黃玫瑰却依然嬌艷，依然煥發
每一朵蘊育着一個夢，每一朵是一個生命

我是隻痴心的蛾蝶
把屍身藏於溫暖的花房
當她萎謝的時候，一同歸赴塵土
炬光浮離炬影於大理石的壁上
成衆使徒的繪像，垂聽修士們的祈禱
頭上是聖潔的光圈，生命的結晶
蕊花滴滴落下
一如靜夜裏聲聲禱語喃喃
喃喃的禱語串成一束黃玫瑰的花圈

八角亭裡的一夜

原上草



五個人坐在一座浮腳的八角涼亭上。

亭子座落在一個小甘榜的岔路口邊，靠簷的亭頂有幾處裂開不很大的洞口，赭色的瓦片不知飛往何處。四方形的堅木柱子倒還實在，蟲蟻三三兩兩地從地下爬起，沿着木柱通到簷頭作窩，白一堆，黃一堆，附近還張滿了柔弱的蜘蛛網。

日裡夜裏，往來不絕的車子從八角亭子邊掠過，出門的人便自動在這裏集中，就是小販和無聊的閒人也喜歡到這裏擺賣或遣送情懷。因為是無主的公產，誰也管不了誰，所以一些徒步往來的流浪漢們都視為臨時的家，在蟲鳴鳥叫聲裏挨過寒冷的一夜。

時而在晚上，不知去向的風在附近鼓起陣陣的林濤，馬路上的過往車輛開始零落，也許早先下過一場雨，家家戶戶大都躲進溫暖的被窩裏，裏面，黑暗，迷迷糊糊地只望見一兩道忽隱忽顯的燈火。

五個人分別坐在光滑的台板上，彼此好像漠不關心地擺着各人喜歡的姿勢，看看前，看看後，打着呵欠，略着痰，吹着冷冷的口哨；偶然間有人對望了一眼，又迅速移開，儘量裝成沒有這麼一回事。

不遠的教堂傳來悠揚的祈禱聲，忽斷忽續。深不可測的天角上連續放出一道強烈的霞光。

一輛汽車過去了，車頭燈掃開前頭的黑暗，沒進轉彎抹角處。風颯來，帶着一陣刺骨的寒意，似乎還有淡淡的野花香。

傍着木柱坐下的走方郎中摸摸身邊放着的小皮箱，不安地回頭掃掃幾個不相識的人，用他那特別訓練得來的嘹亮嗓子問：

「各位，誰有帶手錶的？現在幾點鐘了？」

這一問立刻引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可是沒有人回答，似乎都在黑暗中極力辨認發問者的真面目。真奇怪！「走方郎中自言自語起來。

「朋友，你到那裏去的？」一個沙啞的聲音問。

「我？當然是下坡去，難道還睡在這裏不成？那麼，你呢？」走方郎中淡淡的問着坐在最近的一個大個子。

那個是幹挑夫的，他好像不願意回答這個小問題，遲疑一會方才小聲地說：

「我在等一個人，不想等到現在！」

「你應該回家去，你等的那個人是不會來的。」坐在對面的烟草販子接了口，一面嘆息似的說：「我不應該貪做一些生意，來到這裏等車已經太遲，今晚上不知要怎麼過？」

「咳！咳！」另一個幹散工的趕緊咳嗽喉嚨，翻過瘦削的臉孔朝大伙兒掃了一週，然後恨恨地嚷起來：

「我一直沒有如此倒楣過，今天第一次到XX去找朋友，出來已經天黑了，不是一場雨阻了我，這時我已經穿得漂漂亮亮的坐在親戚家裏，吃着豐富的飯菜了。」

「那是什麼意思？」黑暗裏有人問。

「我的姪女今天結婚，如果這喜宴都不去參加，我心中真過意不去！」

「這就不應該，你怎麼不把出門的日期改到明天呢？」走方郎中惋惜地問。

「明天還有明天的事，明天又忙到什麼樣子，只有阿拉知道。」

「你說的正合我的意思。」烟草販子點點頭，慢慢地把身體斜放下來，靠在身後的作用盛放貨品的牛奶紙箱上。「就拿我來說，今天想到明天可以去東，那知道時間一來，實在不能不去西，你沒有辦法去預算未來的事，只有到來的支使你，好像今晚上我會坐在這裏，怎麼樣也想不到的。」

「這是對的。」挑夫的聲音調仍是那麼地有氣無力，「我也真想不到今天要放下家裏的正經事不幹，傻瓜一樣坐在這裏吹風，假如事先知道，打死我也不出門了。唉！各位不知道，我家裏一個孩子正病着呢！」

「那你等的人一定是醫生！」散工肯定的說，一面摸出烟盒子，抓出一撮烟草細心地捲。

那個尚未及回答，走方郎中隨即乾咳一聲，把整個身子翻過來，面向挑夫仔細打量，但是，他只能依稀地瞧見一個人的半截輪廓。

「燒得厲害沒有？我想，你那孩子的喉嚨裏一定還有許多痰！」

他說完後，便自個兒點了點頭。

「奇怪，就是沒有發覺，喉嚨裏也沒有痰！」挑夫放高了聲音。

「那就對了！」走方郎中得意地拍拍身邊的小皮箱，「今晚我真算是你的運氣，不要緊，這種病不看我也曉得，要不要我給你一點藥！只要一塊錢而已。」

挑夫沒有作聲，眾人都把奇異的目光往走方郎中身上瞲。於是有了片刻的寂靜。

走方郎中嘴裏嘟囔着，顯然爲了這筆生意沒拉成而不快活。這時，一個人影緩慢地燃起一枝蠟竹，柔和的亮光寒滿了整個亭子，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是始終縮在另一個角落，沒有參加談話的流浪漢，他把雙手環抱在胸前，好像不勝黑夜的寒冷，下面鋪着一張蘆包袋，準備就寢的樣子。

「朋友，誰有烟的給我一口，好嗎？」他向着黑魘魘的人堆問。但是，誰也沒有回答，夜風吹來，呼呼作响，屋簷下有壁虎咯咯地叫。

散工深深吸一口氣，把捲烟尾往遠處一拋，壓低嗓子向旁邊的烟草販子問：「他是幹什麼的？怎麼就睡在這裏？」

「不睡在這裏睡那裏？你看，他連兩角錢一疊的烟絲也沒本事買。」烟草販子冷冷地回答，橫了流浪漢一眼。

挑夫站起來左張右望，撈起一根扁擔又坐下去——這次坐得離走

方郎中較遠一些。

「阿拉可憐！這個人是怎麼搞的？」走方郎中輕輕的搖頭，但是一眼望見坐遠了的挑夫的背影，登下又索然無味地用手指彈着永不離身的皮箱，嚙住下半截話不說。

流浪漢已經討到了一口烟，笑容可掬地準備尋找談話的對象，可是大家都把臉孔撇開了，他只好左一站，右一站，向着黑暗的遠處望。

甘榜的夜，靜得有點怕人，附近教堂的新禱聲已經停歇了；風，繞着亭子呼嘯。偶然中有一兩聲村犬的鳴咽。

「巴士車來了！」流浪漢忽然發聲喊，注意地望望沉默而安靜的眾人。

可是，大家都顯出興奮而忙亂的樣子。走方郎中緩緩地伸個懶腰，然後又按着皮箱，手指兒攪有節拍地在皮箱面上敲。挑夫是站起來了，把扁擔倚在簷下，整個身體靠着亭柱朝向發亮的山路望。散工索性往亭子中心移，兩隻泥腳伸得長長的，作個就要倒下睡覺的姿勢，烟草販子大力咳嗽着，一邊向肚腰裏摸呀摸，良久摸不出什麼。

強烈的車頭燈老遠的掃過來，穿透了亭子，投在把門門得好好的一排店屋上。亭子裏的人都不約而同地眯起了眼睛，保持着一定的姿勢，眼望着巴士車過去了，又不約同地吁口氣。

「時間不對，這輛巴士車一定是在中途停歇的，回不到家，上去

也沒有用。」走方郎中斜着眼睛看所有候車同伴，自我解釋着說。

「就是下坡去的對我來不及了！」散工也表示意見。「到了還要跑三四條石的山路，這個時候我才不要哩！」

「怎麼只有下去的，就是沒有上来的？」挑夫自怨自艾起來。

「這位朋友是住在上面的？」烟草販子顯得很驚奇。「我們恰巧是一路，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亭裏又恢復沉靜。

流浪漢幾次想找人說點什麼，可是，又像是對象太多不知那個較適合，這裏站一會，那裏站一會，還是回到蘆袋上坐好，唉聲嘆氣地哼起歌兒來。

燭光一搖一擺，忽然卜地一聲熄滅了，黑暗又緊緊堵塞着整個亭子，和外界融成一片。

流浪漢發出一聲長長的呵欠，敢情已經倒身睡下去。

「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散工嘟囔着說，伸開手掌在周圍掃了掃，把背脊平攤下來，就不再動。

「這樣坐着要到什麼時候呢？」烟草販子也手腳並用地爬進來，鼓足一泡氣向板上亂吹，然後小心地把紙盒傍着後腦躺下來，嘴裏發出過份舒服的輕嘆。

「朋友，睡過去一點好不好？」挑夫俯身四下亂摸，摸到了不知那個的一隻大腳，「我實在熬不住了，隨便躺一會再說。」

「這算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也

「走方郎中四下裏張望一會，立刻打開皮箱，拿出一塊長布就地鋪開來，非常快速地倒了下去。

「擦！」一根洋火突然在黑暗的一角亮起來。

「喔！各位朋友沒有回家去，在這裏過夜嗎？」流浪漢驚異地坐着問。

沒有人回答，可是都不安地擺動着身體。

「明天這裏是墟期，我看大家是準備趕早墟的罷？」

「知道了那還要多問？」黑暗中不知誰在罵。

「咯，咯，咯！」屋簷下的壁虎又叫。

馬路上有隆隆的車聲，馳近了，那是從坡底開上的最後一輪巴士車，在八角亭子邊停下來，走下一些人，又怒吼着衝開黑暗而去。

亭子裏很靜，就像沒有存在什麼東西一般。

訂閱本刊！

手續簡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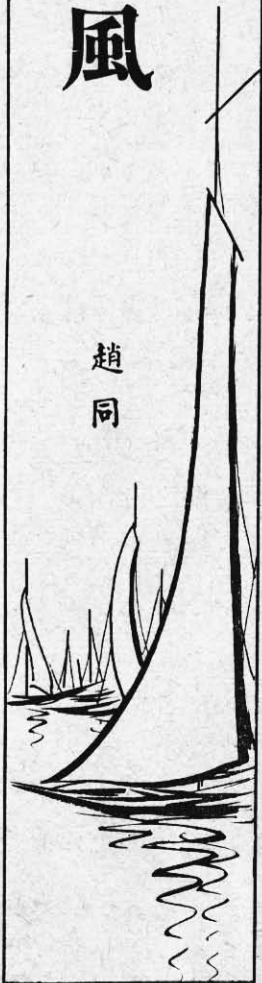
①訂閱三期，叻幣九角；六期一元七角；十二期，三元四角。

②將訂費購一角郵票，連同英文（正楷書寫）姓名、地址，寄交 The Chao Foon Monthly,

P. O. Box 5,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海派作風

趙同



一
我正坐在客廳裏看報，忽然聽見有東西落進信箱裏的聲音，知道是郵差來了，便放下報紙，急忙去找信件，看看有沒有人正在想念我。

我走到掛信箱的地方，打開一看，只見一張又大又紅的帖子，上面是一個金色的喜字，收件人當然是倒楣的我，內容必然是「謹啓於：」，至於落款人的姓名，倒使我有點健忘了。

我拿着帖子，不斷地唸着「曹汝康」、「李梅美」這兩個名字，可是一時竟想不起他們究竟是誰。

我坐在沙發上，開始搜索我腦裏能够回憶得起來的每一個人。我的方法是十分科學的；先行回憶我的老同學，以及他們的親友。然後回憶我的朋友，我的筆墨友。然而等到腦海裏的名冊完全翻光，也想不起這兩個姓名來。

「這個亂發帖子的人，」我心裏想：「一定是那個姓曹的男人。如果是姓李的女人，我一定容易記起來，因為我是個男人，對於女人的印象當然比較深刻一些。」

這一下，報紙也看不下去了，因為我必須先解決這個難題，才有心思看報。

我靠在沙發上，癡癡呆呆地回憶着。直等到

天黑，鄰居的燈光照到我的眼睛時，我才解答了這個難題。

二

那是前年去檳城的時候，我在二等車廂的行李架上放好了手提箱，佔了一個座位坐下來。這一天的旅客不多，每個人幾乎都能佔到兩個座位。爲了前一晚被蚊子擾了一整夜，所以很疲倦，想在這個時刻假寐一番。我剛開始有點朦朦朧朧的時候，突然覺得頭上起了一個響天雷。我睜大眼睛一看，一只手提箱橫在我身邊的座位上，我的右腦正在劇烈地疼痛，好像挨了一拳的樣子。我正要弄個明白，忽然看見有人向我在打躬，嘴裏不斷地說着：「對不起，對不起，我的箱子滑下來了，剛好打中了你。」

「剛好打中了你！」我心裏想：「你倒說得輕鬆。如果是我的皮箱落在你的頭上，你就不會這麼輕鬆了。」

我心裏雖然老大的不高興，可是他已經這樣做了，而且也道了歉，難道我還想同他打架嗎？於是，我只好用手搓一搓頭上發痛的地方，自認晦氣算了。

這傢伙放好了箱子，堆着一臉歉意的笑容，在我面前的位置上坐下來。

「我把你打痛了吧？」他說。
「不必介意。」我冷冷地說。

他拉了拉褲管，從衣袋裏取出一包海軍牌香煙來，遞到我的面前，說道：「抽煙吧？」

我從不吸海軍香煙，再加上他用這種方法來慰藉我頭上的創傷，使我着實起了一點反感。

「我不吸。」我說。
他很熟練地點上了煙，問道：「上檳城去吧？」

「唔。」我應道。

「請問在什麼地方工作？」

「自由職業。」

「自由職業？」

「是的，寫作是我的職業。」

「哦，這工作很有意思。」

他伸頭到窗口張望的時候，我開始打量他的外表。他大約二十三、四歲，有一張稚氣但又自命不凡的臉；那副過時的圓形黑邊眼鏡，緊緊地貼在他的眼堂下，他嘴裏的一粒金牙，使人起一種不愉快的感覺。我猜想他大約是個獅獅王，教室裏養成的威嚴氣質流露在他的舉止上。

「你貴姓？」他又問道。

「我姓趙。」



「我姓曹，」他說：「你到過橫城嗎？」

「到過一次。」

火車開動了，我鬆了口氣，想趁這時機擺脫他，閉上眼睛休息一會。我快要入睡，他又說話了。這次算是正式與我拉關係，把我們兩人都認識的朋友都牽扯到了。到了第三個站，他又請我吃紅毛丹。實際上我不大愛在車上吃東西，以免把手弄得髒。其次，我對紅毛丹毫無好感，它的滋味不及一枝十分之一；再加上果內和核連在一起，很像吃飯時嚼着穀糠。不過為了禮貌，我又不能不陪着吃幾粒，表示我是個樂易君子。

吃過紅毛丹，他又同我談了許多話，差不多把他所知道的事統統告訴我了。到了最後，他說出他此行的目的，說是要去看他的愛人，好好享受幾天假期。他把他的愛人形容了一番，努力使我對他有個好印象。他又從皮篋裏取出一張照片，很小心的遞到我的面前。我取過來一看，發覺這個女人長得十分平庸，好像在路上遇到的多數女孩子一般。從她的髮式和服裝看來，似乎還有點俗氣。

長得很漂亮。」我說，把照片遞還給他。他滿足地笑着，把照片收藏在原来的地方。我寫滿兩本地址簿，第三本正要開始使用。」我

我也看得出來。」我說。

「我常常在火車上結交朋友。」

「是的，出門的人很容易攀談得上。」

後來，我睡意全無，他却呼呼地睡着了。我心裏想道：「這傢伙真會利用環境。」

車快到橫城之前，他把地址簿送給我，叫我留下地址。當然，像這樣的事我已做過許多次了，多做一次也無傷大雅。但想不到事隔一年，麻煩的事情終於來了。

三

我對於亂發帖子的人，一向有些反感。他們

固然以為賓客多，足以表示社會關係廣，做事體面，有辦法。然而在那些賓客看來，替一個泛泛之交的朋友做面子，實在有點不舒服。他不但要化一二十塊錢的人情，還要化兩三個小時的時間。不過請帖既然來了，決無不理睬的道理。

我想了一想，出一點賀儀倒是小事，麻煩的是我的那套衣服的領子被螳螂咬了一個大洞，沒法子再穿了。雖說馬來亞通行穿襯衣打領結，可是在我總有些習慣。不穿外衣而打領結，總有些服裝不整齊的感覺。想到最後，我決定向朋友借一套，反正只用一個晚上。可是朋友們的衣服多半不合我穿，有的太胖，有的太瘦，有的太高，有的太矮。惟一與我身材相似的，就是老李了。不過繼而一想，又覺得不大妥當。因為他的那套淡灰色西裝剛從香港帶到，還不曾穿過一次讓我先來嘗新，實在有點不好開口。再說，我與老李因為住處相隔太遠，平時甚少往來，彼此難免有點生疏。說到大嫂更是個不大喜歡有人麻煩他們的女人。

我拿起帖子來看一看日子，還有三天，便也不作決定，等到那一天再說。

一轉眼，吃喜酒的日子到了。我本當只寄一份禮，不去參加婚禮，可是人對我說送禮，就不妨去吃一餐。馬來亞的酒席雖然不免替中國的烹調藝術丟臉，但油水總是有的。想到這裏，我便決定打老李的主意，借他的衣服來穿一晚上，第二天還他。

我跑到老李家裏，他顯出非常高興的樣子，說道：

「今天可是甚麼風把你吹到這裏來啦？」

我開始感到後悔，因為我覺得有點難以開口。

我們剛坐下來，李大嫂也出來招呼了，她說：「趙先生，你真是稀客，很難把你請到家裏來的。」

「那裏話，只是住得遠一點。」我說。

接着，我們吃水果，又吃點心，把我的肚子塞得飽飽的。愈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愈使我覺得不好意思開口借東西。

這樣足足坐了一個半鐘頭，我知道難以再挨，只好硬着頭皮說道：「大治兄，明天我要去吃喜酒，可是衣服被螳螂咬了一個大洞，沒法穿出去。想向朋友去借，又多數不合身材。想來想去，只好同你來商量一下。」

老李嘴裏雖然說可以，但眼睛却望向李大嫂，似乎要徵求她的同意。李大嫂猶豫了好一會，說道：「大治也沒有什麼衣服，只有一套是新的，其餘的全不像樣了。」

這一下，可把我愣住了，幸好老李是個通達的人，連忙說道：「你把我新的那套拿去穿好了，反正又穿不壞的。」

「借你的新衣服真有點不好意思。」我說。

「怕什麼，拿去好了。」

李大嫂到房裏去，出來的時候手上提着一套衣服，連衣架在一起。我接過衣服，解嘲地說道：「我穿衣服很仔細，尤其是借來的衣服。」

打過了哈哈，我就提着衣服走出門來，好像一個拿着紙錢替死人燒賣路錢的人。

四

第二天下午，我穿好衣服以後，走到鏡子跟前一照，發覺非常合身，好像照着我的尺寸裁裝的一樣。我一看錶，婚禮是早就舉行過了，這時候正好趕去喝喜酒。

半小時以後，我到了那開設酒席的飯店，看見筵開五六十席，場面十分熱鬧。如果我的猜想不錯，多數是照着新郎的地址簿發帖子的。

我在裏面擠來擠去，想找一兩個熟人，然而不論我如何找，都是一張張陌生的面孔。這時，我已覺得自己在發癲，我在馬來亞一共也不過認識百來個人，那裏會有熟面孔。不過我聽不懂閩南話和客家話，認得有機會說廣府話的人才行。

最後，我終於找到一個中年胖子和一個學生模樣的人作伴，在一張圓桌上坐下來。

「你是男家還是女家的客人？」中年胖子問我。

「我想我應該屬於男家的，」我說：「因為我有一次到板城去，曾經與他同車。」

「哈哈，我也差不多，」他說：「那次我到波德申去玩，在海灘上同他談過一會。」

「於是就留下了地址，是嗎？」

「是啊，想不到現在來喝喜酒了。」

我非常喜歡這個胖子，他是個痛快到口不擇言的傢伙。大凡像這樣的人，你就用不着担心他會害你。

不久，菜上來了，難吃到不能下喉嚨。像這樣的酒席，還不如買塊豆腐乳送白飯。早知如此，也用不着向老李去借新衣服了。

胖子取出兩支土雪茄，遞一支給我，還替我點上火，他在學生時代曾經在上海受過教育，因此與我談得非常投契。

「這幾年來，馬來亞也盛行海派作風。」他說。

「這裏恐怕不是受上海人的影響吧？」

「道道地地的土產海派，」他笑着說：「比方像這位新郎，利用了一本地址簿粧點了這個場面。」

「不錯，很標準的海派作風。」

「你記得嗎，」胖子用手碰了我一下說：「上海人可以沒有牙刷和洗臉盆，出門時西裝却要一塵不染。」

「我記得的。」

說到這裏，他的目光注視在我的身上，說道：「你似乎還有點上海作風，喝喜酒也要穿上衣服。」

「這是在上海養成的習慣。」我說。

「這套衣服是香港做的吧？」

他摸了摸的我上衣，說道：「手工的確不錯。」

「而且便宜，只化一百八十塊港幣。」

他笑起來，說道：「如果是真正海派作風，說不定是借來的。」他拍了我一下，縱聲大笑起來。

我也陪着他笑，但臉上感到熱辣辣。

後來，雞端上來了，小得像鴿子一樣。凡是像這樣的雞，不免帶點腥味，所以我沒有動筷，只坐在旁邊觀看。正在這時候，我忽然聽到一陣燃燒的味道，便向着桌子下面東找西找。鄰座的人看見我尋找，也悟着了，大家向着四周看來看去。

「啊，你的衣服！」胖子大聲叫道。

我俯身一看，衣服上靠近鈕子的地方，已經燒成像火柴盒那麼大的一個洞，而且正在蔓延開來。我趕緊拿啤酒澆澆，總算把火弄熄了。然而我心裏是如何納罕和悲哀呵！頓着臉皮向朋友借到一套衣服，指望能够完好地還給他，現在居然弄出這樣的事來。

我向兩旁一看，發現胖子手上還拿着雪茄煙。這是很容易明白的，他把煙灰弄落到我的衣服上來了。

「真對不起，是我的煙灰把你的衣服燒了吧？」

「沒有關係，」我說：「回去織補一下就是了。」

「這種化學衣料非常容易着火的，我去年也遇到過，」胖子說。

我心裏想：「你把責任推在容易燃燒這一點上，未免欠公道。如果不是煙灰落在上面，它是燒不起來的。」

於是，滿桌子的人都談論起火燒衣服的事來，把陳年隔古的舊事統統想起來了。但我對於這些話已毫無興趣，我正在計算如何把這套衣服交還原主。

散席以後，胖子和我們作了好朋友，要他在他的地址簿上留下名字，對於燒毀衣服這件事倒不很在意。

五

我回到家裏，把衣服脫下來看，發現這個窟窿比想像的還要大。像這樣的一套衣服，怎能還給別人呢？

我坐在那裏想了又想，終於決定賠他一套。我把衣服裝進了紙袋，然後套上布袋，準備郵寄給香港的朋友，希望他找原來的那家店子，照樣縫製一套，愈快愈好。至於燒焦的那一套，也請他找個地方織補一下。

十七天以後，我收到那套新衣服，的確跟原有的那套一樣，連鈕子也不差。

這一下，我鬆了口氣，馬上把它套上衣架，送到老李的家裏去。

「借你的衣服已經很久了，因為掛在衣櫃裏記不起來。」我說。

「沒有關係，」他說：「我家裏蟑螂多，放在你那裏比較保險一些。」

回到家裏，一件心事總算放下了。每當我穿上那套織補過的衣服，總覺得是用兩百多塊錢港幣買來的。

兩個月以後，我把這套衣服穿出去，剛好碰到老李，他望着我的衣服，好一會才說道：「怎麼，你也照樣做了一套？」

「是的，完全照着你的樣子做的。」我苦笑着說。

他看了一會，忽然注意到衣服上有織補的痕迹，忽然悟着了，說道：「唉，那又何必呢！」

「你誤會了，」我說：「這是我上星期不小心燒焦的，昨天才織補好拿回來的。」

「海派作風！」他說。

「典型的海派作風！」我笑着說。

牆

·憂草·

想起牆，一些古老的故事總在我們心頭盪漾；在那已經生滿鮮苔的內層，彷彿還有淒怨的歌聲傳出，像雨中厲風一般叫我們眼眶湧着淚水，去回想逝去很久很久的老遠年代。

無疑的，對於一個年青的生命，牆是固執的徵象。年青人是有很多憧憬的，想飛，想去大海上揚帆，在希望中充滿生活的空虛。可是，牆往往固執地（比老頭子更固執），不笑，不語，可怕地沉默的高聳，阻擋了高遠的視線，拋下一片潮濕的陰影。在實際生活裡，在朋友講述中；不是有很多年青的理想在頑固的牆下不能長嗎？

靈魂是要自由的，行動和愛情也一樣。我們悲憫一些弱女子的命運，因此便要憎恨牆。因為，它曾經是封建時候被誇耀的光榮。呵！是多少苦弱女子的淚，多少希望的破滅，甚至是多少個的一生幸福才能疊成這份建築在別人痛苦上的光榮呢？

最光輝的年青時辰，每個人都會帶有狂放和自由的意念的。可是，一切東西都嫉妒着青春。牆，便是一個比戀人更會嫉妒的嫉妒者。不管你憧憬開朗的藍天，飛鳥翱翔

，不管你要像一滴水去匯合廣闊的海洋，去尋找真正的歡樂和愛，牆板着陰沉沉的發霉臉孔瞪着你，以它的堅固像藤一般縛住你的腳步。這樣，數不清的生命在幽怨中沉沒了。一代又一代，它像導演一般執着整個戲劇的主扭，希望每一幕都是悲劇的上演。

是的，是悲劇。牆內是一塊狹窄的監獄，看不到陽光，也沒有希望，心靈不是要在渴望中沉沒死亡麼？

於是，有了像厲鬼一樣淒厲的哭聲，從牆內傳了出來。當我們還有靈性，誰不噙一把淚水，誰不喊出憤怒的一聲？

在讀着巴金的「家」的時候，我敢說，每顆年青的心都有複雜變化的。當看到生命被禁錮在高大的牆內，只有痛苦和折磨，誰不暗暗地取出手帕阻住湧出的淚水；當新生的一群，帶着野馬的雄姿，一躍而過古舊的牆頭，載着年青的心馳騁在廣闊滿佈陽光的土地上，誰不歡呼，誰不跳躍？

魚要深潤的水；鳥要高廣的天空；人也一樣更寬大的天地！牆卻反對這一切。那年，讀巴金這本書時，我才

十六歲，可是我已經會憎恨了。

我曾恨牆。

所以，每次我的眼簾一接觸到牆的陰深影子，就彷彿有誰在自己臉頰上重重刮了一巴掌，叫我產生莫大的怒火。

為什麼要束縛生命的成長？為什麼要把愛情埋葬在陰深的黑土裡？

我很悲哀。接着，我也會想起那些古老的故事，也彷彿聽到那些幽怨的歌聲了。

牆呵，牆呵，我憎恨你！

爲了這，我避免再從牆邊走過，或是讓它高聳的陰影刺傷我纖弱的心靈。因為我有太深的憎恨呵！

五六年來，我像一個吉普賽人生活，爲了尋找一塊沒有一堵牆的土地，我奔波，我疲乏地日以繼夜的趕路，可是心情是愉快的。

今年，應一位朋友的邀請，我到了一個會經繁榮的僻靜市鎮。一天黃昏，吃過了晚飯，朋友和我便並肩慢慢行走，一邊卻在無所不談與欣賞小鎮黃昏的清幽。

最後，我們走到一堆廢墟上。

朋友告訴我，這地方以前是一道圍牆，是屬於一個有錢的老頭子的，很保守和頑固的一個，他築這道牆圍住那幢大屋子，想和世界隔離。到底，是失敗了。

「你想聽一個真實的故事嗎？」

我的朋友問。

我默默。關於牆的故事，我聽得太多了，而且都是悲慘的。我受够了。當我正想拒絕做一個聽衆時

，我的朋友已經接了下去。

「很簡單，」他說，年青的眼眶裏射發着光芒：「那老頭子終於失敗了。腐舊的將一定要受到新生的排斥，不是麼？」

他停了一會兒，抬頭望見一兩隻歸鳥閃着黑影，接着說：「是一個愛情的故事。那老頭子有一位千金，聽說是一位美麗的姑娘，好像在她十八歲那年，便秘密和外邊一個年青人搞起戀愛來了。最後，老頭子知道了一切，他暴躁地氣得跳了起來，封建思想使他感覺到尊嚴被人侮辱一般的憤怒，當然，他還是搬出頑固者的老一套：先是勸誘，再來威脅，最後老羞成怒，把她禁閉起來……」

「他滿以爲，這座堅固的牆，能阻止愛情翅膀的飛翔。真的，他不知道，愛情像水，誰能阻止它的奔流？」

「到最後，聽說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那少女偷偷溜過這道圍牆，與愛人攜手到遠遠地方去了，拋下那頑固的老頭了，不久也鬱鬱死去！」

這故事果然是真實的麼？至少我是願意它是真的，我說過已不止一次，我憎恨牆。站在倒塌了的牆墟上，我默默注視蒼茫的遠方。

於是，我想起桃花扇中的一句：「……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燕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大海中的浪潮，不是一個要淹沒一個麼？好吧，腐朽的一切，都去吧！

法庭內外

洪亮

「我以爲我已經獲得新生了，那知我却面對着死亡！這是命運，我沒有話好說。」

蘇建明剛在法庭旁邊的咖啡室揀好一個坐位，腦子裡便湧起了上面的幾句話。

「唉！」他不自禁地嘆了一口氣，這半個月來，他經常被那幾句話所煩擾。

一個夥計懶洋洋地走過來，待他看清了顧客的面目，雙眼發出亮光，關切地問道：「記者先生，那案子的判決怎麼樣？」

蘇建明擺一擺手。「暫時退庭，等待陪審團的投票。」

又有幾位顧客走進了咖啡室，原先冷靜的咖啡室這時變得熱鬧起來。

那夥計仍然跟蘇建明搭訕：「記者先生，看情形，你說那個女的是否會被判死刑？」

蘇建明搖搖頭。「我也急着在等待消息呢？喂，給我一包『沙林』和一杯咖啡冰！」

夥計露出失望的表情，悻悻地走開。蘇建明從胸袋拿出香煙匣，取出了僅有的一支香煙，插在嘴邊，點上了火。他使勁地抽了一口，煙氣從他的喉嚨進去，進入他的氣管，胸膛，而且，似乎鑽進了他的每個細胞，使他有一種飄飄然、超脫現實的感覺，他顯得很愉快。他對於目前的社

會頗有惡感，尤其是半個月來，被報館派往採訪法庭新聞後，他對現實更加不滿，不過，他却沒有對人生感到完全絕望，他覺得總該有一線光明存在於世間，只是他未見到那光明，但他相信那光明終於會在他的面前出現。

噴出了煙氣，蘇建明在煙霧中，看到一個矍鑠的女人的身影移近前來，他暗吃一驚，那個等待判決的女囚怎麼會在這兒出現呢？他定了一定神，才看清那是老板的大女兒，給他端來了一杯咖啡冰和一杯「沙林」香煙。他剛剛得到的一種愉快，在瞬間蕩然無存。他繼續使勁地抽了一口煙，煙氣鑽進他的喉嚨、氣管、胸膛，可是，他却得不到原先獲得的快感。

他感到很懊惱，那個女囚的影子在他的腦海裡騷擾他。他好像仍置身於法院中，面對着那個女囚。她的年紀很輕，才二十一、二歲，有一個美麗的面龐，但那面龐却似一個石膏塑像，蒼白、呆板、沒有光彩、沒有生氣；她的目光是令人害怕的，它是帶着憤怒，也帶着絕望。她是清瘦的，長長的黑頭髮襯托着她的臉孔，使人覺得她像個幽靈。她的臉上常常掠過一種恐懼的表情，令人聯想起一個在荒野中垂死而無助的生命，瞥見羣鷹在上空盤旋時的驚惶；這種可怕的表情感

染了蘇建明，使他的心靈時刻發生惶恐，同時，很自然的，他對那女囚產生無限的同情。

「拍！」地一聲，蘇建明大爲吃驚，他睜大着錯愕的眼睛，看見余清江正在對面的椅子坐下來，他把香煙和打火機用力地拋在檯面上。

「怎麼啦？小蘇！」余清江說：「一個人呆在這兒，想些什麼心事？」——我勸你還是到外頭去跑跑，換換空氣；繼續開庭，我看最快也要兩個鐘頭以後。」

蘇建明捺熄香煙，望了望對方一眼，突然，懇切地說：「余先生，你是老前輩，根據你的經驗，看見這個案子將得到怎麼樣的判決？」

余清江向櫃後的夥計比一比手勢，表示要兩瓶啤酒，接着，他朗聲笑了笑，避而不答蘇建明的問題。「嘿，今天的天氣好熱呀！讓我請你喝一杯啤酒吧！」

夥計很快的送上兩大杯啤酒，蘇建明呆呆地望着酒杯，臉上沒有一點表情。

「喝了酒吧！」余清江悠着，看看對方仍沒有動靜，禁不住嘆了一口氣。「小蘇，我瞭解你心靈上的感受。你是不幸的，剛做記者，便被派來法庭，而且，第一次遇到的案件就是這麼刺激情感的。——不過，我得提醒你：你是新聞記者

，責任是報導事實；你不是法官或陪審員，無須來作判斷。」

「可是，余先生，我是一個人！」蘇建明說得很激動。「我有感情，也有正義感！」

余清江什麼話也沒有說，他一口氣把啤酒喝完，站起身，壓了兩張鈔票在酒杯底下，頭也不轉地走了。

蘇建明感到茫然，他沒有想到他在中學時代便敬重的余清江竟是如此的冷酷無情；他伸手捶了一下檯面，不僅是表示對余清江的憤慨，也表示對一切缺乏人性的抗議。跟着他的拍檯聲，檯面有金屬的響聲，原來，余清江忘了一盞打火機，它仍留在檯子上。蘇建明冷眼瞪了一盞那打火機，他似乎想從那兒尋求什麼，可是，他却什麼都沒有得到。他搖搖頭，拿起面前的酒杯，狂飲了兩口，接着，伸手抓住那打火機，在掌心上幌了幌，他找到了自己想尋求的問題了：「那女囚從外表看來是個多麼文靜的呀！為什麼她的內心竟懷着那麼激烈的怒火，居然殺了人？」

他繼續玩弄着打火機，心裡想：「打火機外表冷靜，它能噴火，是因為它裡面裝有火石和火酒，可是，那女囚的內心究竟藏着的是些什麼？」他想不通。但他却確信那女囚是個善良的人，她之殺死鴛母，並不是一種罪惡。

「從第一次開庭到現在，為什麼她都不為自己作辯護？」蘇建明想：「明明她是有苦衷的，她為什麼不說出來呢？」

他扳動着打火機，燃上了香煙，馬上又把它熄熄。他憤憤地想：「那個為她辯護的律師簡直是個飯桶！為什麼他找不出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她是無辜的，他一直只是在妓女和鴛母的關係上費口舌，那能爭取多少個陪審員的同情呢？」

「小蘇，你還是在這兒想心事！」余清江回來了。

蘇建明一聲不响地把打火機交還給他。

「謝謝！」余清江接過打火機，懇切地說：

「小蘇，你跟我出去兜兜風吧！天氣這麼熱，呆在這兒可真難受！來，跟我出去吧！」

蘇建明真不想跟他出去，可是，余清江令他有種權威的感覺，使他無可奈何地服從他的支配，他緩慢地站起身，付了賬，跟着余清江走出咖啡室。

天氣相當酷熱，天空無雲，炎熱的太陽晒得大地直冒氣。蘇建明剛登上余清江的小汽車，整件背心全為熱汗所濕透。汽車開下了法院的山坡，他才覺得舒服一些。

「這個女囚的確是令人同情！」余清江說。蘇建明吃驚地轉過頭來，瞪了他一會兒。心想：「你說的會是真心話嗎？」待他看出余清江的表情是嚴肅的，心裡覺得很奇怪：「剛才，我以為他這個人沒有正義感。」

「小蘇，你知道我對這個兇殺案，所得到的資料比警方還要多嗎？」余清江說得很神秘。

「這資料是不是對被告有利？」蘇建明搶着問。

「可能有利。」

「那你為什麼不把它送給辯方律師？」

「被告不會接受我的幫忙的。她甚至否認我所提出的事實。」

「我不瞭解你的意思。」

「如果她願意自救的話，她早就該把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實告訴法庭，可是她沒有這麼做。」

「誰都不願意面臨死亡的。她為什麼要這麼做？」

「她把愛情看得比生命重要。她寧願犧牲生命，而不願愛情受到損害。」

「愛情？」蘇建明驚訝地喃喃着。「這個兇殺案牽涉到愛情，這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事。在整個案件的審訊過程中，我們從沒有聽到有關『愛情』的字眼。」

車子轉了個彎，開始在暗邦律的綠蔭底下奔馳。「我們找個涼爽的地方坐坐，我把這個兇殺

案的一些幕後新聞告訴你。」余清江說。到了「利高達酒店」的門口，他把車子駛了進去。

他們在寬大的走廊上找到一個座位，余清江要了一杯啤酒，蘇建明要了一杯橙汁。

余清江燃上了一支香煙，抽了幾口後，他噴出濃煙來，說：「這個兇案發生後，我即到出事的現場去探訪。我的探訪方法是與你們不同的，很少作正面的查詢，往往都是從側面去瞭解事實。我的方法是無往不利的，可是，這一次，我却遭遇了困難。那個妓院以及附近的居民，誰都不能提供一些官方新聞以外的資料。」他彈一彈煙蒂。「可是，我並不因為遭遇困難，而放棄我的探訪責任，相反的，我對這個案件特別感到興趣，我下決心，一定要查出事實的真相。」

蘇建明津津有味地聽着，心想：「他是個出色的名記者，他的能力是過人的！」

「你一定在想，我有比人高一等的本領，是嗎？」余清江捺熄了香煙，笑了一笑。「其實不然，我有的只是較你們更豐富的經驗和更多的社會關係，這是我成為名記者的本錢。」

「他可真是比人強！我心裏想什麼，他都瞭解。」蘇建明想，可是，他沒有說出口來。

這時，僕歐送上了啤酒和橙汁。

余清江一口氣把啤酒喝光，他的肉體和精神好像都得到一種昇華，他覺得輕鬆和愉快，一邊撫弄着玻璃杯，一邊說：「這個兇殺案，說起是一個十分動人的故事！」

「女主角在十五歲的那一年，被賣到新加坡的一個妓院去。十五歲，是一個女孩子天真未泯的時候，可是，她已經嘗受了人世間的最悲慘的苦味。」

「他的外表長得相當美麗，可是，她不懂得也不願奉承客人，所以，她不是好妓女，嫖客不喜歡她，鴛母也不喜歡她。」

「她十七的時候，一個恰保的鴛母把她買去了。那鴛母認為她具有優厚的本錢，可以成為一

個名妓女，於是，決心要好好的訓練她。那鴿母是有一套辦法的，她用利誘、威脅，用虛偽的感情，使那女孩子學習怎麼對男人媚笑，怎麼說挑動情感的話，怎麼搔首作態，……；凡是女人能够吸引男人的本領，她全學會了。兩年後，她完全變成了一個人，她善於招待嫖客，她懂得怎麼要手段，令男人們神魂顛倒。

「一年前，那鴿母帶着女被告到吉隆坡，用她作為台柱，在巴生律經營一間地下妓院。

「女被告一直過的是被蹂躪的生活，她好像已經認了命，認為自己是應該一輩子過這種運送生涯的。到了今年年初，她忽然對自己的命運發生了懷疑，因為，有一個嫖客居然很認真的和她談愛。作為一個妓女，對於『愛情』這兩個字是看得很淡的，差不多，她每天都要聽到十數聲：『愛情』；有些人說的時候，態度很認真；有些人說的時候，態度很輕佻；但，不管是認真或是輕佻，事後都是若無其事的样子。可是，現在她遇見的這個嫖客却和其他的人不同，他常常來找她，對她說許多愛慕的話，他的態度是那樣的誠懇，她不得不受了感動。而那嫖客是一表人材，在社會上有相當的地位，使她深覺得他的愛情的忠實。

「女被告的生命有了光彩，她對的生活也有了希望。她不滿於自己目前的處境，她渴望能躍出這個環境，和她心愛的人到一個新的地方去開始一個新的生活。她向男的提出了自己的願望，男的說他要替她想辦法，他似乎只是說說而已，都沒有付諸行動。有一天，他對她說：『我是愛你的，我要永遠和你在一起，可是，問題在『錢』上面，我若帶你去，必須交一筆相當可觀的贖金給你的鴿母，否則，她不會放你走。——你知道，我在社會上雖有地位，但却拿不出這一筆錢。你想想看，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原可好好的結合，可是，鴿母插足在我們之間，沒有了她的阻難，我們的問題便解決了。唉！真是傷腦筋！』

「女被告居然天真地去找鴿母談判，你知道那是怎麼樣的一回事，結果，慘案發生了！」

蘇建明急着問：「她為什麼不把她和男朋友的

事說出來呢？」

余清江放下玻璃杯，聳一聳肩。「我也不明白。不過，我知道一件秘密，女被告的律師是她的男友間接委託一個慈善家聘請的。」

「那個男的，現在在那兒？」蘇建明問。

余清江「吃吃」地笑了起來。「他就在法庭裏。嘿！他是陪審員中的一個。」

蘇建明楞住了。「他是陪審員的一個！他是誰？」

「對不起！這個，我可不能奉告了，這牽涉到法律的責任問題。也爲了這個原因，我不能在報紙上發表我剛才所談的內幕新聞。」余清江站起身來。「走，我們該回法院了。」

坐在車子裏，蘇建明想：「那女囚的男友既是陪審員，他一定會設法營救她的！看情形，他可能說服其他的陪審員，判定女被告無罪。」他的內心變得開朗起來，好像他在黑暗的世間中等待的那一線光明已經出現於他的面前。

回到法庭，余清江剛剛停好車子，便得到繼續開庭的通知，他們連忙隨着一大群旁聽的人，擠進了法院的大走廊。

法庭內座無虛席，旁聽者雖然極力鎮靜，可是，大家仍不免喃喃低語，加上了五架老舊的吊風扇「嗚嗚」地响，法庭簡直像蜂巢。

十一個陪審員一個一個地從側門進來，法庭內的喃喃聲更响了。

蘇建明注視着每一個陪審員的臉上表情，他想從那兒找出他們判決的答案；他們個個都緊繃着臉孔，誰也看不出他們心裏在想些什麼。蘇建明樂觀地誰：「他們一定會同情女被告的！」

法官上庭了，法庭的「嗚嗚」聲漸漸地平息，只剩下老舊的風扇在「嗚嗚」地响，那聲音顯得特別怪，像似幾條鐵鞭在空中舞動。

女囚被送上犯人棚，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她的

身上。她還是像以前一樣，臉色蒼白，表情呆

滯，她的兩隻眼睛直望着對面的牆壁，像是在望着牆壁後面的一個遙遠的地方。那目光給人帶來幾分希望的鼓舞，也帶來幾分恐怖的感覺。

法官宣佈開庭，大家的目光馬上轉移到陪審員那邊去。陪審員的代表鄭重地站起來，他理了理衣服的縐紋，用嚴肅而發顫的聲音，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說：「我們陪審員一致通過，……」

蘇建明想：「女被告無罪！」

可是，陪審員代表却說：「女被告有罪！」庭內一片騷動。

「啊，這怎麼可能呢？這怎麼可能呢？」蘇建明痛苦地喃喃着：「至少有一個陪審員不同意這個判決。」

「這是我意料中的事。」余清江低聲說：「那個男的間接替她請律師，並不是要爲她辯護，而是要遮掩自己跟女被告的關係。女的爲『愛情』犧牲了！」

法官用力地敲着木槌，要大家鎮靜。

這時，蘇建明恍然記起女囚來，他轉過頭，注視着她，只看她臉上的表情漸趨痛苦，過了許久，她突然用兇狠的目光向陪審員那邊望去，她似乎想說什麼，可是，她猶豫了一下，大聲叫着：「這是命運，我有什麼話好說呢！」她的聲音有力地

在法庭內迴盪。

蘇建明覺得眼前的亮光在瞬息間全熄滅了。

姚拓著

四個結婚的故事

這是作者新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說集，每篇附木刻插圖。作者文字簡練，讀起來虎虎有生氣，毫無矯揉做作之態。每冊定價一元。

馬來亞圖書公司出版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發行

我與白話文

謝冰瑩

我生平第一次和白話文接觸，是看「水滸傳」。我被武松打虎和魯智深大鬧桃花村看得入了神，覺得這是一種最通俗，最能引人入勝的文體。

後來進了新化縣立女校，那時我在高小一年級讀書，二哥從山西爲我寄來兩本書，一本是「新演講集」；另一本叫做「新小說集」。前者是胡適之先生的講演；後者是他翻譯世界十多篇最精彩的短篇小說；因爲那時自己不會演講，所以對於演講集，根本不感到興趣，連翻一翻的念頭都沒有；倒是新小說集上的文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最使我感動的是「最後一課」和「二漁夫」。這兩篇都是愛國小說，我至今還牢牢地記着裏面的情節，有時和朋友們談及，他們也覺得這兩篇短小精悍，使人一讀便深深地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們讀得最多的，是漢魏六朝的駢體文。

幸虧不久李青崖先生和周東原先生先後教我們，開始正式提倡白話，他們還鼓勵我們寫白話文。在當時，真是一種大胆的，革命的運動，一班衛道之士大罵造反，他們認爲文言文有四千多年的歷史，而白話文是陳獨秀、胡適之先生他們提倡的「我手寫我口」的淺薄幼稚的文字；我當時年紀還輕，不懂得什麼新文化運動，也不敢說出自己有什麼主張；但是，憑心而論，教文言文的老師，儘管他在講台上搖頭擺腦，閉起眼睛來吟哦：「嗚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但同學們都聽厭了，她們之中有的打瞌睡，有的偷偷地織毛綫；或者偷看小說。遇到教白話文的時候，大家都搶着先看，很少有看不懂的句子，更不要去查字典。

從這個時候開始，我閱讀了不少世界名著，國內出版的文藝刊物或詩歌、小說、散文、戲劇，無所不讀。

胡適先生的「差不多先生傳」，「終身大事」，「嘗試集」以及

「文學改良芻議」，是我們最愛讀的文章，記得有一天，我在背胡先生的「唯心論」：

「我笑你繞太陽的地球，一日

夜只打得一個回旋；

我笑你繞地球的月亮兒，總不會永遠團圓；

我笑你千千萬萬大大小小的星球，終跳不出自己的軌道綫；

我笑你一秒鐘行五十萬里的無線電，

總比不上我區區的心頭一念。

我這心頭一念：

才從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貞江上，忽到凱約湖邊；

我若真個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鐘繞遍地球三千萬轉！

另一位同學連忙站起來和我辯論，她說這首詩不算太通俗，還有更難說話一般的除夕詩：

「除夕過了六七日，忽然有人來討除夕詩！除夕『一去不復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遲！那天孟和請我吃年飯，

記不清楚幾隻碗；

但記海參鯉魚下餃子，

聽說這是北方過年的習慣。

天津梨子真新鮮！

吾鄉「雪梨」豈不好？

比起他來不值錢！

若問談的什麼事，

這個更不容易記。

像是易卜生和白里歐，

這本戲和那本戲。

吃完梨子喝完茶，

夜深風冷獨回家，

回家寫了一封除夕信，

預備明天寄與『他』！

在「他」字上特別加了個雙引號，可能就是指的胡夫人江冬秀女士；因爲五四初期還沒有男女性別的「他」之分，第三人稱都是寫的「他」字。

那時候的新詩，還沒有脫離舊詩的窠臼，都要押韻的；因爲有韻，所以讀起來容易記憶，不像現代的新詩，不容易背誦。有人說，現

代的新詩，比五四時代的好，這是應該的，因爲時代往前進，一切科學、文學、藝術，也是進步的；不過飲水思源，沒有五四時代的先輩們替我們打開一條新文化的血路，說不定到今天我們還在「嗚呼噫嘻」中寫之乎者也；儘管一直到今天還有人在課堂上大罵：「文言文有四千多年的歷史，白話文只有四十

多年的歷史，你們爲什麼不學文言？要去學淺薄幼稚的白話文？」但學子們還是愛好白話；甚至連那些

老先生們痛罵「五四」的文章，也都是用白話寫的，這就未免有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嫌疑了。

雖然，我走的是白話文的路子，讀得最多的是白話文，寫得更多的也是白話文；可是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文言，只討厭那些千篇一律，彷彿是一個模子裏排印出來的八股文，我常對同學們說：文學沒有新舊之分，只有好壞之別，好的文學作品，它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數百年、數千年乃至數萬年，它都受人歡迎，被人擁戴；不好的，沒有價值的，隨時出版，隨時被人遺忘。其實，用不着罵街，更用不着怨恨，我們沒有力量阻止時代前進，自己如果跟不上時代，只有甘心承認落伍。

說來慚愧，我寫了四十多年的白話文，不知挨過多少罵，如今又輪到我的學生挨罵了；好在沒關係，罵由他罵，寫由我們寫，最後的勝利，毫無疑義地仍然是屬於我們的！

寫到這裏，使我不禁想起胡適之先生來：由於他的逝世，使我們第一次看到了用白話文寫的訃文，啓事，輓聯，祭文，祭詩。要不是爲了紀念這一代哲人——英勇的文化鬥士，絕不會有這麼多青年男女，不認識的人去哀悼，去流淚。固然，適之先生的精神不死，光輝永垂宇宙；而新文化的種子更散播得廣，前途更光明燦爛，希望無窮了！

迷惘之歌

歌就是存在——黎爾克

羊城

望來路茫茫，去路茫茫
夜。大漠之夜有風沙扇起
幻覺，沒有轟然矗立一道啓示之門

我的歌是腐葉，即使是葡萄藤
也另是秋後的一個頹廢的攀姿
風窸息死去
掛綠葉的棕櫚木立如年青的塑像

時空冷眼睨我
迷惘中，胸臆有血的泣喊
琴已斷，銹蝕的感覺冒起
縱使淚也串不起一條白色的琴弦

「現代」裂我的思維成八塊
我的琴，我的歌譜在虹的第八色上
虹是曇衣，虹是泡沫
我的歌唱不出永恆的羽音

望你如燈，望你如神
你的歌如風，你的歌如流
你彈你唱，你的歌就是存在

望來路茫茫，去路茫茫
夜。大漠之夜有風沙扇起
我如一顆鏤色的星
釘滿天的絕望

（註）：里爾克寫有「給奧弗烏斯十四行詩」共五十五首。奧弗烏斯爲希臘神話裡的樂神。因犯祭祀

儀式，身體被巫女們撕成八塊，被拋入海。從此他的歌隨波逐流，像風一樣地成爲宇宙遍在的神，凡是有歌聲的地方就有奧弗烏斯的存在，故里爾克譽其歌爲「歌就是存在」。

綠色的夢

林綠

我擲着朝陽懷着欣喜，
去尋求一個綠色的夢。
我一邊走一邊激動，
因爲幸福在前面招手。

再見了，憂鬱與寂寞，
請永遠離開蟄居的心窩。
有一個新天地在等着我，
那裡有最溫暖的祝福與忠誠的愛。

第一次感到了鳥鳴的悅耳，
一切原是如此多彩呵，
大自然從不會把我摒棄過，
我呵，一伸手就可採下掛着的雲朵。

然而，何要有這樣的安排，
爲什麼辜負了一場長長的等待？
似乎得到又似乎失去了，
我看見一顆星滑落自鑽石天外。

月光照耀着來時的路，
夜色伴我以冷漠的面目。
悲傷苦痛覆蓋了熱情真愛，
綠色的夢仍然在夢中。



歌女

。集文。

在睡夢中，我彷彿聽見君麗熟悉的歌聲。直到我驚醒過來，這歌聲仍然在我的耳畔縈繞着。是夢迴？是現實？倒令我感到迷惘。我拉開門，漫步到園裏，環顧四顧，只見花草都已沉溺在朦朧的月色中，並沒有君麗的影子。須臾，我才辨出歌聲是從書房傳來的，便急步走去。只見一個少女的背影，安然不動的坐在那裏，我驚喜交集，撞了進去，不覺喊着：

「君麗！君麗！」

那少女似乎一驚，倏地回過頭來：

「啊！原來是哥哥。嚇了我一跳！」

「妹妹？」我揉一揉眼，看清楚是她後，頹然的坐下來，「妹妹，你長高了，我怎麼沒注意到？」

「我回來那天，你只匆匆的跟我打招呼，便跑到房裏躲起來，怎會知道我長高呢？」妹妹笑着說。

「我真羨慕你，爸爸肯讓你到意大利去學聲樂！」

「爸爸也太不應該，明知你喜歡音樂，可偏要你學醫，繼承他的事業。」妹妹替我抱不平。

「唉！」我百感交集，不禁喟然而歎。

「哦，」她突然頭一揚，指着唱機上的唱片說：「君麗是誰？這『歌女』是誰作的曲，怎麼我以前沒有聽過？」

「過去的事還提它幹麼？況且這回憶會使我疼苦！」我感慨的說。

「不，我一定要明瞭，我才離開家二年，可是你却變了，變得很頹廢，沮喪，到底是爲了什麼，你一定要告訴我！一定要告訴我！」她蹲在我的腳邊，猛搖着我的腳。

我被她纏不過，只好苦笑着說：「好吧，就讓我當作故事般告訴你。來！先給我倒杯酒，它會給我勇氣的！」

然而，這無論怎樣並不是故事，而是一段難以忘懷的記憶。……

二

你離開家到意大利去以後，我也被父親迫着去唸醫科。這門功課，我是極端的討厭的，心中的煩悶簡直是一種痛苦的負擔，因此，便常常跑到夜總會消磨整個晚上。

有一次，我去水仙夜總會裏，有一個叫「林萍」的歌女剛登台。夜總會冷清的，並沒有人捧場。但想不到在那種場合，她竟意外的唱了一首「小夜曲」，而更使我驚訝的是：她的音色不但柔美，而且蘊藏着發自心中的真摯感情，一聽就知道她對音樂有相當的造詣。然而，她唱後，拍掌的人卻寥寥無幾，我真替她大感不值。打後，我爲了想認識她，便冒昧的跑到後台去找她。

「林小姐，我送你回去好嗎？」我囁嚅地問她。

她冷冷的一笑，點點頭，一句話也不說。隔天，我提起勇氣，到她家裏去，她仍然擺着冷若冰霜的臉孔。

「林小姐，我能跟你交朋友嗎？」我企圖打破這可怕的沉默。

「朋友？哈……」她突然狂笑起來，使我摸不着頭腦。

這時，從房裏傳來一陣嬰孩的啼哭聲。

「告訴你，」她收斂笑聲，滿臉愠怒，「我已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你們迫得我走頭無路，難道還不肯放過我嗎？」

「這……這是什麼意思？」我有如墜入五里霧中，莫明其妙的瞪着她。

「意思很清楚，那就是請你滾！我再也不會上當的！」她拉開房門說。

我感到難堪，不敢再說什麼，便退了出來。那天晚上，我又到「水仙」去。她竟意外的沒有來。我便跑到她的家裏去。

門敲了老半天，裏邊一點動靜也沒有。但，燈光却是亮着的。我看門並沒有鎖，便推門進去。

「林小姐！林小姐！」然而，小客廳裏空無一人。於是，我跑到房裏去，只見她手中抱着個小孩，正低頭啜泣。

「怎麼啦？」我摸一摸小孩的額頭，燒得燙手，連忙打電話給陳醫生，請他來一趟。

不久，陳醫生來了，他打了一針後，說：「你們太遲找醫生了，要是過了今天晚上，燒還不退的話，那就沒有希望了。」

時間在焦急的等待中無聲無息的溜過，這時，天邊露出第一道曙光。

突然，她喊了起來，「燒退了！燒退了！」我連忙奔至她身邊，按一按孩子的額頭，果然，燒退了好多。這時，興奮使我們忘却了一整夜的疲勞，我連忙給陳醫生電話，然後，拉開窗簾，溫的陽光立刻充滿整個房子，也照到她的臉上，顯出一片光輝。……

晚上，我到「水仙」去，她一看見我，微笑着走過來，「我除了感激你之外，還得向你道歉才是！」

「過去的提它幹麼？孩子好點兒嗎？」

「謝謝你的關心，他已經差不多好了！」她邊說邊坐下來。

「看你這樣子，我總覺得你有一個不平凡的身世？」我試探地問。

「平凡得很，就跟小說中的故事一樣。我是學音樂的，後來遇見這孩子的父親，我信任他，把一切都交給他，但他却欺騙了我。他走了，我也不能在那地方立足！」她淡淡的說。……

此後，我們常常來往。

有一次，我對她說：「君麗，像你這樣的唱歌天才，在夜總會是不會有人重視的；埋沒了天才，多可惜，我想請你灌幾張唱片。」

「還不行吧，況且唱片公司那會約到我們這種默默無聞的歌女？」她猶豫起來。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開唱片公司的，我可以請他幫忙。試一試吧！」我盡力鼓勵她，給她勇氣。

「盛情難却，我只好遵命就是了！」她似乎覺得無所謂，而且沒有信心。

唱片是灌下來了，可是，一張也賣不出去。我把這件事告訴君麗，她一點也不驚奇，也不悲傷，反而安慰我：「我早就意料到不行的，你就忘掉這回事吧！」

「不，並不是你唱得不好，他們買唱片只看

名氣，而不顧唱得好壞。」我堅決的說，「我一定要使你出名。年底的全國性歌唱比賽，我一定要設法讓你參加，以你的天才，不難得到優異獎，那時一出名，就不怕唱片賣不出去！」

「別再為我跟自己過意不去，我真擔當不起！」

「不，一件事既然做開頭，就要做到底，否則，倒不如不去做。君麗，你應該提起信心面對現實才是！」我固執的勸告她。

「真難為了你！」她突然掉下淚來。

歌唱比賽隆重的舉行了，那天晚上，君麗唱了一首「歌女」，那是我特地為她而作的曲子，所以可以說是我們的結晶。由於她本身親身感受，更能把曲裡的情感表達出來；而且，她顯然是為我在盡最大的努力，因此，她獲得意外的成功。我心裡一陣高興，她到底是待到出人頭天的日子。

誰知，更使我意外的是：比賽結果，她竟名落孫山，只得了個「鼓勵獎」。我一時氣憤的跑到辦事室去，想問明原委。在門口，白教授正從裡邊出來；他是我以前的鋼琴老師，他見我神色匆匆的樣子，似乎已猜透我的心事，微笑着說：「年青人，你介紹的朋友實在唱得好，只可惜她並不是豪門閥秀，也不是名門高徒，你明白嗎？」他拉一拉我的手便走了。

「哼！想不到音樂也貴族化了！」我掉轉頭，憤然的離開那裏。

我跑到君麗的家去，她正在收拾行李。

「幹麼？」我訝然地問。

「我本想不讓你不知道的，但我總不忍心讓一個對我那麼好的人傷心，」她安祥的一笑，「文！你聽我說，你是一個醫生，而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歌女，你再為我奔走，這對你的名譽、地位並沒有好處，況且，我每次都令你失望，疼苦，我是成了一個大罪人，因此，我想了一夜，決定犧牲我的情感，來補贖我的罪過！」

「不！你並沒有令我失望，我反而為你覺得

驕傲，你是從困苦的環境中奮鬥出來的，而現在成功了！你已佔有我的整個心靈，我的生命如果失去了你，那麼名譽和地位又能給了我一些甚麼？」我激動地說。

「文！別那麼固執，……」她叫着。

「不，我也恨透這裏的一切，這裏不是我們過活的地方，我們應該找尋另一個新天地！」我毅然地說。

「我何嘗願意離開你……」她抑制不住心中的沖激着的情感，撲在我的懷中痛哭起來。

「君麗，你在碼頭等着我！」

「文，我欠你的太多了，要是你不來，我也不會埋怨你，我會心滿意足的走的。」

「君麗，相信我，我並不像那個欺騙你的朋友！」

誰知道，回到家裏，一走進房子，便被老王在門外下了鎖。我急起來，向他哀求着：

「老王！你不懂，你這樣不但令我疼苦，而且還毀了另一個人的生命！」

「老爺吩咐的，小的不敢作主！」

「老王，我一出來，決不會放過你的！」我咬緊牙根，威脅着說。

「少爺，你殺死我，我也不會答應的，老爺待我那麼好，我決不做一些對不起他老人家的事情！」

我只有推開窗，深沉太息。一眼瞥見天邊閃閃的星星，彷彿是君麗含淚祈禱的雙眼……

三

「我在她的心靈上再一次刻下不能彌補的創傷，這是不能寬恕新罪過，而我將一輩子負着這沉重的感情担子！」最後，我對妹妹這麼說。

她揉一揉眼，像是從夢中醒過來，然後走到唱機的旁邊，又把「歌女」放了一遍。

我帶着沉重的脚步離開那裏，然而，君麗那如訴如泣的歌聲，並沒有離開我的心靈一步！

阿蕾與橡籽

李河沙



阿蕾今年只不過是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但在她小小的心靈裡，她已清楚的知道：貧窮和沒有父親，是怎樣的一樁滋味了。她的個子短小，永遠是菜黃色的小臉孔，永遠穿着那套陳舊的衣服，看起來只比乞丐兒強一些而已。

這一天，小寶實例外地在搖籃裡安安靜靜睡着了。我們的小保姆阿蕾，偷偷推開那扇油上青漆的後門，到蒼鬱的橡林下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看見別的孩子無憂無慮地在耍笑，阿蕾只感到特別羨慕和妒忌。

她的男主人是園坵裡的總工頭，現在沒有回來，大概還留在辦事處內辦事。女主人照例到左鄰右舍去聊天度日。兩個小主人也不知去了那裡，總之，沒有看見他們兩個小鬼的影子，阿蕾是舒服不過的。她靜靜地想想，覺得這是她較自由的一段時間了。她於是放開步伐，加入孩子們的隊伍裡去。原來大家正在檢拾橡籽。棕底

黑斑，又圓又滑的橡籽，阿蕾覺得十分可愛。當然，阿蕾從前也有見過橡籽，只是被束縛了整整五六個月的時光，過的幾乎是坐牢似的生活，現在一旦飛出囚籠，平時漠不關心的事物，也都變得可愛有趣了。當橡籽一必別一地吧橡籽彈落下來，阿蕾就和大夥兒朝着那方向奔走；嚷着，一朵微笑的花朵，便綻開在菜黃色的臉上。

回來的時候，已是暮色蒼茫的傍晚，阿蕾將兩袋子都裝滿着橡籽，心是分外興奮、快樂。因為她聽說鎮上有人要購買橡籽，每斤三分錢；若是每天能檢到兩三斤，那麼到端午節那天，便可以賺到三塊錢。她計劃着：有錢，就可以給弟弟買個書包，給媽媽買雙日本拖鞋，給自己剪一套像樣的衣服，給姐姐……可是，腳步挨近後門時，她忽然聽到寶實的啼哭，男主人憤懣的罵聲，女主人嘮嘮叨叨的詛咒。登時，她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了；只有抖顫着身子，心怯地走進屋子

裡去。

她剛剛推動搖籃，還來不及哄寶實別哭時，兩記耳光已沉重地劈下來。攔她的正是她的女主人，而且還刻毒的詛罵她，擰她的耳朵，將她辛苦檢拾回來的橡籽，全部拋到溝渠裡去，讓水漂走。男主人則可怕地扳起臉孔，罵說當初如果不是她的母親再三的哀求，他才不希望像她那樣的女孩子——飯量大，懶惰，做事又很不專心……

阿蕾一點兒也沒有流眼淚，這也並非第一次的遭遇。在過去五六個冗長、枯燥的歲月裡，她已經被辱罵、挨打、折磨得夠了。她想：這回挨打挨罵是應該的。誰叫她自己貪玩，不呆在搖籃邊呢？她最感到害怕的，便是主人會把她辭走，在自己破陋的家裡，讓媽媽傷心地淌着眼淚，說她是個不爭氣的孩。人窮了，還有什麼比沒有工作可做更痛苦呢！阿蕾深深體味到這種的味道。這件事發生後，主人似乎摸

着阿蕾小心靈上的弱點：怕人家把她辭掉。於是，除開原有的小保姆工作外，還命令她在寶實熟睡時，一個人刷地板、燒開水，到井邊洗寶實的尿布……鎮日徹夜地忙碌個不停。有時候，女主人尚要差她去小店買貨物、買蔬菜；兩個小主人也酷愛捉弄她，用炭塊塗黑她那套破舊的衣服。當然，倘使遇上有客人來訪，她是更加要受折磨的。一忽兒寶實哭啦，一忽兒主人又嚷着要買香煙、買啤酒啦……真個折磨得她的臉色愈來愈蒼白，活像一個垂死的小病人。最重要的，自然是沒有時間讓她得到足夠的睡眠，使她覺得老是那般睏倦，那般沒有神氣。

我們的小保姆兼小傭人阿蕾，她是那麼愛惜時間，縱使一分一秒也不肯白白放過。她並沒有忘記自己的心願：要在端午節回家那天，給家人買些東西。所以一有機會，她仍偷偷溜進橡林中去拾橡籽，雖然她還記得那天挨打挨罵的滋味。

有時候寶實睡着了，有時候手上還捧着寶實。她機警而有耐性地每天拾一些橡籽，然後藏在陰沉、偏僻的屋角裡。等到多起來了，就偷偷托別的孩子帶去鎮上販賣，換取一角或五分的代價。

有一回，她那好不容易才掙來的五角錢，因為收藏得不妥當，被那兩個頑皮的小主人偷去，買東西吃掉了。阿蕾心痛得淌下眼淚來。她自然不敢投訴主人。就算是報告了，也未必能夠得回那失去的五角錢；若是主人認真追究起來，難免又是一頓辱罵和挨打呢！

阿蕾總算沒有完全失望，到了端午節前一天，雖然沒有達到原來預期的數目，但零星星星湊起，也有一塊半錢了。受苦、挨打算不了甚麼，阿蕾一想到自己的願望並不致全部落空，心裏便燃起一星興奮的火光。

阿蕾照舊在進行她的工作：搖寶實，抱寶實，刷地，煮開水，拔鷄鴨的羽毛……晌午的時刻，天氣熾熱得叫人發暈、悶悶。擺在桌上的雞肉、鴨肉、豬肉都在散發着香味，燭火熒熒，香氣也正嫵媚升騰着；而阿蕾的肚裏正咕咕地响——自從早上到中午，她連一點東西也未會落肚呵！若是主人馬上准允她回家，她是寧可挨餓也不想吃雞鴨的，她暗想。

她認為：今天實在倒楣極了！正當寶實啼哭的時候，男主人忽然回來，平白無故地把她痛責了一頓

，而且還憫言要辭走她。女主人似乎也有滿腔的怒氣，老是動不動就破口大罵，鞭人，擰人家的耳朵。阿蕾只像一副機械工作着，工作着，無聲無息的在嚼吞着眼淚。

香噴噴的飯菜，已經完全擺放在廳中的桌上了。除開男主人外，尚有園坵裡的幾位高級書記也前來吃飯。臨了，男主人又把阿蕾喚過去，一分錢也沒交代給她，便揮揮手，叫她現在可以回家過節了。

阿蕾猜測工資也許早就被預支了；她只像衝出籠的囚鳥一樣，小心帶着塊半錢，坐一輛巴士車回家去。扣去五角錢車費，便只剩區區

的一塊錢，自然不能同時剪衣服、買書包、買日本拖鞋了。想想，結果她還是花去八角錢，給媽媽先購買一雙日本拖鞋。她懂得媽媽每天要跑路去上工，赤着腳走碎石路，當然是異常辛苦的。有了一雙日本拖鞋，媽一定會比較舒服一些，她將拖鞋摟在胸前，愉快地想着。

回到家裡，她媽媽正炒好麵條，高興得把她拉前來，痛愛地撫着她的頭髮，然後又捧起她的小臉來仔細瞧瞧。

「阿蕾，你瘦多了！」

「不！媽，我給你買雙日本拖鞋，你穿穿看！」阿蕾笑着說。

「那裏來的錢呢？阿蕾！」媽「眼晴問。」

「是我拾橡籽換來的。」

「妹妹！你的衣服够破了！」

「姐！你出來，帶着一套手縫的花布新衣。」

「來！我給你穿上新的。」

「二姐，大姐買給我的書包！」

「阿蕾禁不住興奮得流下熱淚來。」

「挨打、責罵、忙碌、睏倦……」

「都遠遠消散了，飄走了。她輕撫着媽媽的粗手，在想着：這一刻，對她才是真正自由與幸福呢！」

「這如果這是一個夢，她願意永遠存在這夢裡！」

。張力。

飛瀑

檢集無數的小溪們遺落的意志
擁野火的激情 無動於一切的規勸
(雖則有野草的淚 鶯鳥的啁啾
雖則身後舊土有馥郁迷人的氣息)
且把激昂譜上生命的五絃譜
悲壯中 有嗚然粗魯的的豪笑
急促中 有奔動但沉着的心緒

低賤的蟲多在訴說飛瀑在他們腦海中的幼稚
以及一些他們七棵小樹下的安逸
那恆擁枯樹的爬藤是最受感動的知音
那在有限體積的泥中迴旋的蚯蚓也吃吃地笑
蒼鷹眸裡飛瀑是要戲的小花猴 而飛瀑坦然
輕燕點着飛瀑的前額變調 而飛瀑亦坦然

來吧 兄弟的流
莫被囚以垂草撫慰的樊籠
莫貪戀陽光與葉片聯合拖捨的碎陰
化蒼鬱的混命為白皚的光輝 嘩然殞落
斷崖處待狂的夢幻將為犧牲所漂白
崢嶸的山石在激情中是不足道的卑微
奔流中 長時的長脚漠開始體味哮喘的經驗
而飛瀑的精魂將遺下肉體解脫三元空間的束縛
且嗤笑週遭的族類的金絲鳥的生之哲學
或啣一口白白的唾沫於光禿的石巔
崖石呀 苔蘚的卑微隱蔽了你 你的尊嚴安在
在層層的嫉情後 你偷窺飛瀑冠霞的金星
在斬愧的縫隙裡 你諦聽飛瀑懷海的歌
你知道 陽光將形容飛瀑以一弧的七彩詞藻

飛瀑有恆古的自信
自信那受陽光懲罰而遁逃的水份子
將在冷風與氣壓的勸導下
帶一面懷喪 重歸浩然的悲壯的行列

(海的媽媽呀 就殞起飛瀑的殘軀吧
妳就用海風送妳的白緞裹住吧
飛瀑將滿足於妳接觸的溫馨 將就此長眠)

世紀末



李崇陽

一個煙屁股從窗口射了出來，向下直衝，跌在地上，綻起了一陣火花。你道這個煙屁股是誰丟出去的呢？張志明呆呆地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你一定不相信煙屁股是他丟出去的，因為他向來不抽煙。但，請看看他書桌上的煙灰缸，煙屁股堆得滿滿的。因為煙灰缸滿了，所以他才將剛才那個煙屁股往窗口丟了出去呀！

怎麼他抽起煙來了？不奇怪。不要以為抽煙就可以將自己麻醉，不會的。張志明抽了一大堆煙捲，他還不能將自己麻醉啊！

他取了一個酒杯過來，不要不相信他要喝酒。是的，他從來不喝酒，今天第一次。「卜」一聲，開了一瓶「威士忌」，「骨碌，骨碌」的倒滿了一杯。一點也不錯，煙捲是不會麻醉人的，試試這瓶東西吧！它可能有特別的效力將人麻醉，使人暫時離開這個現實世界，跑到另一個清靜的世界，安靜一下自己的神經。張志明望着這杯酒，嘴角露出一絲微笑。然後，他舉起杯來，一口氣就喝乾了這杯「威士忌」。他感到全身發燙，很熱，很熱。「哈哈……」他大聲地笑起來。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他大聲地唱着，聲音震動了牆壁！他拆開了另一包香煙，抽出了一支煙捲。「噓！」的擦亮了火柴，火在跳舞，跳到張志明嘴邊含着的煙捲上，

煙捲被點燃着了，張志明狠狠地吹滅了火柴，將它拋出了窗外。

張志明使勁地抽了一口煙，「噓！」一聲，一陣濃煙噴了出來，散布在房內，碰着四周的牆壁，死命地找地方衝出去！張志明望着那些煙，想：「我真願意變做那些煙！」

再倒滿了一杯酒，張志明喝了一大口。酒刺熱了他的舌頭，酒刺熱了他的喉，酒刺熱了他的胃，酒刺熱了他的全身，酒使他熱血沸騰！他放下酒杯，又使勁地抽了一口煙，噴到酒杯上，他站起來，走了兩步，又坐回到椅子上，他再站起來，一步一步地走到窗前。他望出去，他望不到街上嘈雜的車輛，熙來攘往的行人：他看見一個大森林——陰沉的大森林，裏面住滿了野獸，牠們狂吼着，牠們殘殺着，牠們互相吃着自己的同類。

「嘻嘻，嘻嘻……」他發着微弱的冷笑。「看這羣野獸，看這羣弱肉強食的野獸！哈哈，哈哈……」

張志明將手上的煙屁股從窗口丟了出去，跌在地上，綻起一陣火花！他回到書桌旁邊，坐了下來。他呆呆地望着書桌上放着一大疊原稿紙，它們都被塵埃封上了。「我很久沒有寫東西了，我不是懶，我不是不願寫，我不是沒有題材。」

我有很多要寫，我一執筆就可以寫出很多很多我要寫的東西！但是，我沒有寫，因為我不知應該從那兒寫起，我不知在那兒收筆！他想：「有時，我拿起筆桿，對自己說：寫吧！寫吧……寫那羣野獸吧，寫那羣野獸吧……哈哈……」

他大聲地笑着，一口喝完了酒杯中的「威士忌」。漸漸，笑聲低沉了，越來越低，而變作輕微的啜泣了：他伏在桌上，哭着，哭着，哭聲越來越大，驚人的，恐怖的，像鬼夜哭！

哭了一陣。他坐起來，在塵封的原稿紙上，取下了一張。他用手拂去了紙上的塵埃，他提起筆，他望着稿紙的格子發怔，幾千，幾百個格子在轉動，轉動……他狠狠地用筆在紙上畫上了一個很大的乘號。他放下了筆，站起來，無目的地在房內踱方步，臉孔像夜鬼一樣緊縮着。

「我有我的志向，我胸懷大志，我有我的抱負。我要獻出我自己，為國家，為民族，做一個有用的青年！看志向是多偉大，抱負是多驚人。」他喃喃着：「我要寫，我要做作家，我要寫詩，寫小說，寫戲劇，去歌頌人生，主持正義……是的，我要歌頌人生，主持正義……哈哈……」他冷笑幾聲。

他坐回書桌前面。他想：「有這樣的抱負又

有什麼用？只有我一個人是有這麼偉大的志向，面對着的是一羣野獸，是一羣野獸，我是無助的，是孤立的，還說什麼抱負呢？喝吧！乾！他倒滿了一杯「威士忌」。「離開這羣野獸，回到自己理想的國度去享樂一下，倒乾乾得多啦！談什麼志向啊！乾！哈哈：：乾！」他一口氣喝完了這杯酒。

他的腦袋開始暈眩，好像發漲，越漲越大，他顫抖着雙手撫摸一下自己發熱的臉龐。他很暈，他顫抖着手去摸索香煙，幾次摸到，幾次滑去，好不容易才取了一支煙捲出來。他又顫抖地擦亮了火柴，但，因為手抖得厲害，火滅了，他再試，再滅了，他再試：：又好不容易才點燃上了煙捲！

他使勁地抽了一口煙，噴了出來。「沒有用，還是到你自己的樂土去吧，說什麼抱負：：去吧，去吧，回到你自己的樂土去吧：：」他又使勁地抽了一口煙，噴了出來。煙霧瀰漫着四周。接着，他將煙屁股拋出了窗外，跌到地上，綻起一陣火花：：：

他感到很暈眩，他感到腦袋刺痛，他走到床邊，一古腦倒了下去。他需要睡眠，他實在太疲倦了，他臥在床上：：：

「睡吧！睡吧！你必須要睡的！你太疲倦了！睡吧！睡吧！離開這世界，走到你自己的樂土去吧！看，這羣野獸！哈哈！我有志向，我有抱負，我要主持正義！睡吧！睡吧！」

他逼自己睡，但他睡不着，他用力閉着眼睛。他全身的骨頭好像碎開一片，整個人好像要分裂，腦袋和胸部焚燒着！他忽然踉蹌地爬起來，蹣跚到書桌旁邊，在檯上找出了一瓶只用過一、兩次的安眠藥來。

「這回我一定要睡了！」他喃喃地，倒了一杯「威士忌」，他將那瓶安眠藥全倒進他的嘴裏，「乾！」他用酒送了它們進去他的胃裏。他跌回床上，閉上了眼睛：：：

我和海的樂曲

戴清壽

常常的，我憶起少年時代的海上航行，當埃及的元老警告他的子民，在大海的盡頭，世界在那兒終止時，一千個，一千個的歌手已把它的歌唱，他們的聲音，高亢的，激動的，悲壯的，踰越了他們的生命以及他們的時代；今天，我以自己的調子廣續了他們唱過的歌！

一切都將過去，一切都是幻景，大海却永生不息，至博至大，無論它憤怒，或者恬靜的片刻，我都從它獲得了不凡的形象，當它嘩嘩噴嚏，拍濺着苦難的海洋；我看看、聽着，我能奉獻什麼呢，我默然無語。

此刻，我正眺望着落日的海港，海船在幽閒吐出嫵媚的飄煙，明天該是長遠的航行了，明天該有多少情侶，他們將在甲板上輕聲私語，他們也必將重複着，自古以來情人們便在重複的一句話：親愛的，我愛你！

然後接吻、揮手，也許還有一串眼淚。此刻，我也正眺望着一些疾逃的船隊，這些船隊並不是導引人去靠近不同語意的人，他們不愛其他的人，也不被人所愛，大海呀！他們不是哥倫布！他們是另一夥，他們竟當着你永恆的國境傲慢前進，他們把你藍色的天鵝絨沙沙地剪開，而且自許為大海的主人！

當第一道陽光穿過雲層報導白晝的來臨，我傍着船舷，滿海是顫動的，閃爍的金色異彩，海鳥擺動翅膀，乘着颯颯的天風飛去，喋喋的波濤升騰了，跳躍了，又平息了，像是它的孩子，我信賴它萬象之外的景色。

多麼常常的，我滿懷對海的奧秘的渴望，黃昏時分，它以柔和的、單純的節奏，吹動一支無法譜記的小夜曲，浪花以它輕柔的手撫愛着巖石和沙礫，燈塔以它明亮的眼眸俯瞰這一切，我全部的心思向另一世界緩緩地飛翔：

我怎能抹去多年以前的事情，在海上我和朋友，和熟稔的晚鐘，和金色的晚霞分手，

打那時起，我在苦海中加緊地成熟，並且開始去信仰，

年復一年，我的愛人在遙遠的島上把我思念，如果，美好的時光終將到來，我將去讀美愛情的花冠常青，

為什麼這般嚴酷，此刻不讓我重在海上行航！

大海啊！我的大海！

當我全心把你歌讀的時候，我不寧的脈搏和你一同跳動，

我不是要世人苟同我唱出的歌，我的名字算得了什麼！

我只在愉悅自己善良的心靈和年輕憂愁的生命，

它正要求源出於你的樂曲，以及你和我，的辭意！

照明彈

君紹

因為家靠近軍營，所以常有機會欣賞軍士們的夜間演習。除了聽聽槍聲外，還常看見在天空爆發的照明彈，那燦爛的光芒，艷麗的輝采，使我永遠難忘！

那是去年假期期間，約有一個星期，每天，在日近黃昏的時候，軍車轉轉，兵士們都荷槍實彈，到靶場上佈置，準備作夜間演習。紅霞消失後，遠山半亮半黑，天色由淺藍漸成深藍、濃紫，天鵝絨色，再漸漸入於褐色、灰色、濃墨色。西方天上，昏星眨眼，看去明亮得很，近旁的小星，大見遜色。

遠方的夜鳥叫了，溪畔的蛙也在高唱，蝙蝠開始夜遊，小蚊和燈蛾啓航，林地却沉醉在夜夢裏。忽然，槍聲响了，震破林空的寧靜，接着，一聲聲，一陣陣，斷斷續續，此起彼伏，一排排的音浪，掀起演習的前奏曲。沉沉的雷聲，自遠而近，巡邏的飛機，也開始參加戰事，黑色的影子，隱沒在夜色的掩護下，只有翼下的紅、綠燈，或是黃燈，並排着忽亮忽滅，像是遊動的怪星，來往在地呢圈子。

「拍！」從耳邊擦過一聲，是高射炮吧！說時遲，那時快，一剎那，天空上吐出一道濃煙，一粒火星子，接下去，一粒明晃晃的火球，誕生了！

「啊，照明彈！」旁觀的人，都發出一陣由衷的讚嘆！

只見照明彈很急速地繼續吐長

煙，輕輕地下降，停住片刻，燃放着明亮如太陽的光芒，像是懸在空中。夜雲由乳灰色驟變成玫瑰紫紅，藍紫的蒼穹上垂掛耀眼的巨星，比金星更壯麗，更輝煌！風送着空氣的浪，那巨星徐徐地向側邊飄盪，放着強芒，在瞬間，好像暗了起來，接着，煙更濃，一直往上衝，吐出一顆隕星似的紅爐，然後，一顆、兩顆、三、四、五，一連七八顆，急速地往下墜去，那巨星的本體，光量又急速地增強起來，耀眼光芒，閃閃地，燦金似地，又吐出奪目的強芒，於是，再冉地，輕輕地，半飄逸地，一直在林地上空，把光幕四播。飛機往來穿梭，槍聲大作，夜色，更壯麗，更嫵媚！

這樣地過了一會兒，光輝又是一陣變暗的間歇，又吐出長煙，拋出隕爐，又再度把生命點亮。於是一次比一次低，這樣開開歇歇把亮光吐燃，大約過了七八分鐘，終於在吐完最後的大量濃煙餘燼後，倏忽把生命之火熄滅了，爆裂了，玉碎了，留下寂靜的夜空。

人們正在談論，正在交談議論。突然「拍！」地，又是一聲，另一枚隕星作前導，跟着又是

黃崖 著

得獎者

(每冊定價一元四角)

作者從事短篇小說的研究及創作有年，從不吹噓，從不標榜，然其成就早已為讀者羣所讚譽，真可謂多采多姿，愛好現代小說者，當不應錯過本書。

高原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店均有售



蕉風月刊

號四〇一—NDK字准版出

期六一一第

號月六年二六九一

出版者：

蕉風

電話：五二九六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二九六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六二六

702, Telok Ayer St., Y. L. Lee Building

Marubatten Road, K. L.

No. 6,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he

Chao Moon

Monthly

June 196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